

王安石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4123B



第一屆圖書館

類號 046-1031

登記號 8341
1318

國學基本文庫

衣朝官

1

上海書店印

本書由洪子戎君捐贈

王臨川全集 第二冊

卷二十三

律詩 七言八句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舊年臺榭掃流塵。職閑朱門歲又新。花影隙中看裊裊。車音牆外去麟麟。相逢豈少佳公子。一醉何妨薄主人。祗向東風邀載酒。定知無奈帝城春。

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遊。今居復相近。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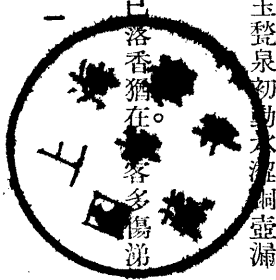
羈旅兒童得近鄰。相知邂逅卽情親。當時豈意兩家子。此地更爲同社人。勳業彈冠知白首。文章投筆讓青春。萬金雖愧君多產。比我淵明亦未貧。

春寒

春風滿地月如霜。拂曉鍾聲到景陽。花底袂衣朝宿衞。柳邊新火起嚴糰。冰殘玉甃泉初動。水滸洞壺漏更長。從此暄妍知幾日。便應鸚鵡損年芳。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未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鑿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客多傷涕自揮。我亦悠悠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買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日。末路塵沙非少年。強乞一官終未得。祗君同病肯相憐。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置將從來欲善師。百城蹉跌起毫釐。驅除久費兵符出。按撫紛煩使節移。恩澤易行窮苦後。功名常見急難時。孺文此日風流在。直筆他年豈愧辭。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來詩及予送沈常州之詩而卒。有素壁鏤詩尙未泥之句。

會詠常州送主人。豈知身得兩朱輪。田疇汎濫川方壅。廚傳蕭條市亦貧。以我薄材思拊偃。賴君餘教得因循。詢求故有風謠在。不獨鑿詩尙未泯。

酬王太祝

一馬常隨世事馳。豈論江徼與河湄。已成白髮潘常侍。更似青衫杜拾遺。勳業儻來知有命。文章聊欲見無期。喜君材俊能從我。力學何妨和子思。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

關外尋君信馬蹄。漫成詩句任天倪。花枝到眼春相照。一作映山色侵衣晚自迷。今日笑談還喜共。經年勞逸固難齊。生涯零落歸心懶。多謝慇懃杜宇啼。

寄張氏女弟

十年江海別常輕。一作經。豈料今隨寡嫂行。心折向誰論宿昔。魂來空復夢平生。音容想像猶如昨。歲月蕭條忽已更。知汝此悲還似我。欲爲西望涕先橫。

奉寄子思以代別

南北蹉跎成兩翁。悲歡邂逅笑言同。全家欲出嶺雲外。匹馬肯尋山雨中。趨府折腰嗟踽踽。聽泉分手惜忽忽。寄聲但有加餐飯。才業如君豈久窮。

次韻劉著作過茆山今平甫往遊因寄

華陽仙伯有茆卿。官府今傳在赤城。三鶴不歸猶地勝。二君能到亦心清。詩中慷慨悲陳迹。篇末慙勸獎後生。遙想青雲知可附。坐看閭巷得名聲。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窮冬追路出西津。得待茫然兩見春。發冊久嗟淹國士。起家初命慰鄉人。行辭北闕樓臺麗。歸佐南州縣邑新。班草數行衣上淚。何時杖屨却相親。

次韻耿天隲大風

雲埋月缺暈寒灰。飈發齊如巨象厓。縱勇萬川冰柱立。紛披千障土囊開。魯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禦寇來。終夜不眠誰與共。坐忘唯有一顏回。

法喜寺

門前白道自縈回。門下青莎間綠苔。雜樹繞花鶯引去。壞簷無幕鷲歸來。寂寥誰共樽前酒。牢落空留案

上杯。我憶故鄉誠不淺。可憐鷓鴣重相催。

長干寺

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文深。柳條不動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漠漠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沉。羈人樂此忘歸思。忍向西風學越吟。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峯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迴。勝概唯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清風閣

飛薨孤起下州牆。勝勢崢嶸壓四方。送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何妨靜。赤日焦心不廢涼。況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傾觴。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故人名字在瀛洲。邂逅低徊向此留。鷗鳥一雙隨坐笑。荷花十丈對冥搜。水涵樽俎清如洗。山染衣巾翠欲流。宣室應疑鬼神事。知君能復幾來遊。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

鍾山漠漠水洄洄。西有陵雲百尺臺。萬物已隨和氣動。一樽聊與故人來。天邊幽鳥鳴相和。地上晴煙掃不開。悲眼看春長一作唯恐盡。直須去取六龍回。

慶老堂陳繹

板輿去國宦三年。華屋歸來地一偏。種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身閑楚老猶能戲。道勝鄒人不更遷。嗟我強顏無所及。想君爲樂更焦然。

寄陳宣叔

扁舟欲動更徘徊。一笑相看病眼開。事忤貴人今見節。政行豪縣衆稱材。忽驚歲月侵雙鬢。却喜山川共一杯。落日亂流江北去。離心猶與水東迴。

寄張劍州并示女弟

時張以太夫人喪自劍州歸

劍閣天梯萬里寒。春風此日白衣冠。烏辭反哺頭毛黑。鳥引思歸口血丹。行路想君今骨瘦。相逢添我老悲酸。浮雲渺渺吹西去。每到原頭勒馬看。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和微之林亭

爲有檀欒占雒陽。憶歸杖策此徜徉。觀魚得意還知樂。入鳥忘機肯亂行。未敢許君輕去國。不應如我漫爲郎。中園日涉非無趣。保此千鍾慰北堂。

酬微之梅暑新句

江梅落盡雨昏昏。去馬來牛漫不分。當此沈陰無白日。豈知炎旱有彤雲。琴絃欲緩何妨促。畫蠶微生故可熏。回首涼秋知未遠。會須重曝阮郎裙。

平甫與寶覺遊金山思大覺并見寄及相見得詩次韻二首

寵參時宰道人琳。氣蓋諸公弟季心。勝踐肯論山在險。冥搜欲與海爭深。搖搖北下隨帆影。踽踽東來想足音。握手更知禪伯遠。隔雲靈鷲碧千尋。

二

漳南開士好叢林。慧劍何年出水心。獨往便應諸漏盡。相逢未免故情深。檻窺山鳥有真意。窗聽海潮非世音。一笑上方人事外。不知衰境兩侵尋。

金陵懷古四首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東府舊基留佛剎。後庭餘唱落船窗。黍離麥秀從來事。且置興亡近酒缸。

二

天兵南下此橋江。敵國當時指顧降。山水雄豪空復在。君王神武自難雙。留連落日頻回首。想像餘墟獨倚窗。却怪夏陽纔一葦。漢家何事費罌缸。

三

地勢東回萬里江。雲間天闕古來雙。兵纏四海英雄得。聖出中原次第降。山水寂寥埋王氣。風烟蕭颯滿

僧窗廢陵壞冢空。冠劍誰復沾纓醕一缸。

四

憶。昨。天。兵。下。蜀。江。將。軍。談。笑。士。爭。降。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破。堞。自。生。新。草。木。廢。宮。誰。識。舊。軒。窗。不。須。搔。首。尋。遺。事。且。倒。花。前。白。玉。缸。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時舍弟在臨川

歸。計。何。時。就。一。廬。寒。城。回。首。意。茫。然。野。林。細。錯。黃。金。日。溪。岸。寬。圍。碧。玉。天。飛。兔。已。聞。追。駿。變。太。阿。猶。恨。失。龍。泉。遙。知。更。憶。河。濱。友。從。事。能。忘。我。獨。賢。

次韻昌叔詠塵

塵。土。輕。颺。不。自。持。紛。紛。生。物。更。相。吹。翻。成。地。上。高。烟。霧。散。在。人。間。要。路。岐。一。世。競。馳。甘。昧。目。幾。家。清。坐。得。軒。眉。超。然。祇。有。江。湖。上。還。見。波。濤。恐。我。時。

石竹花

退。公。詩。酒。樂。華。年。欲。取。幽。芳。近。綺。筵。種。玉。亂。抽。青。節。瘦。刻。繪。輕。染。絳。花。圓。風。霜。不。放。飄。零。早。雨。露。應。從。愛。惜。偏。已。向。美。人。衣。上。繡。更。留。佳。客。賦。嬋。娟。

古松

森。森。直。幹。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萬。壑。風。生。成。夜。響。千。山。月。照。掛。秋。陰。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廟。之。材。應。見。取。世。無。良。匠。勿。相。侵。

鶴廟古松最爲佳樹

不生幽眞會此蔭餘清。月枝地上流雲影。風葉天邊過雨聲。材大賢於人有用。節高仙與世。山陂下今迷處。苦里宮中漫得名。

次韻董伯懿松聲

天機自動豈關情。能作人間物外聲。暝聒一堂無客夢。曉悲千嶂有猿驚。廟中奏瑟沈三嘆。堂下吹簫失九成。俚耳紛紛多鄭衛。直須聞此始心清。

次韻答平甫

高蟬抱殼悲聲切。新鳥爭巢諍語忙。長樹老陰欺夏日。晚花幽艷敵春陽。雲歸山去當簷靜。風過溪來滿坐涼。物物此時皆可賦。悔予千里不相將。

次韻質夫兄使君同年

樓堞相望一日程。春風吹急似搖旌。莫言樂國無愁夢。賴把新詩有故情。客舍五漿非所願。私田三徑會須成。青雲自致歸公等。如我何緣得此聲。

卷二十四

律詩 七言八句

金明池

宜秋西望碧參差。憶看鄉人禊飲時。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常好。綠髮朱顏老自悲。跋馬未堪塵滿眼。夕陽偷理釣魚絲。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牀。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疎桐葉半黃。

泛舟青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簿領紛紛惜此時。起攜佳客散沈迷。十圍但見諸營柳。九曲難尋故國溪。牽埭欲隨流水遠。放船終礙畫橋低。子猷清興何曾盡。想憶高齋更一躋。

爲裴使君賦擬峴臺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吳日。緩帶尤宜向此閑。

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朝廷孝治稱今日。鄉郡榮歸及壯時。關吏相呼迎印綬。里兒爭出望旌麾。北堂已足誇三釜。南畝當今識兩歧。獨我尙留真有命。天於人欲本無私。

送張頴仲舉知奉新

故人爲邑士多稱。繇賦寬除獄訟平。老吏閉門無重糈。荒山開隴有新粳。方揮玉麈日邊坐。又結銅章天

外行。此去料君歸不久。挾材如此卽名卿。

張劍州至劍一日以新憂能

客舍飛塵尙滿鞵。却尋東路想茫然。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今日相逢知悵望。幾時能到與留連。行看萬里雲西去。倚馬春風不忍鞭。

次韻子履遠寄之作

飄然逐客出都門。士論應悲玉石焚。高位紛紛誰得志。窮途往往始能文。柴桑今日思元亮。天祿何時召子雲。直使聲名傳後世。窮通何必較功勳。

送李太保知儀州

北平上谷當時守。氣略人推李廣優。還見子孫持漢節。欲臨關塞撫羌酋。雲邊鼓吹應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稱來求。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兒曹會上洛城頭。尙記清波遶驛流。却想山川常在夢。可憐顏髮已驚秋。辟書今日看君去。著籍長年歎我留。三十六峯應好在。寄聲多謝欲來遊。

送劉貢父赴秦州清水

劉郎高論坐噓枯。幕府調矚用緒餘。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嘗記五車書。聞多望士登天祿。知有名臣薦子虛。且復弦歌窮塞上。祗應非晚召相如。

送純甫如江南

青溪看汝始踟躕。兄弟追隨各少年。壯爾有行今納婦。老吾無用亦求田。初來淮北心常折。却望江南眼更穿。此去還知苦相憶。歸時快馬亦須鞭。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手持官牒出神臯。迎客遙知賀酒醪。映照里門非白屋。欺凌春草有青袍。宦游雖晚何妨久。餓顯從來不必高。孝友父兄家法在。想能清白遺兒曹。

送沈康知常州

作客蘭陵迹已陳。爲傳謠俗記州民。溝塍半廢田疇薄。廚傳相仍市井貧。常恐勞人輕白屋。忽逢佳士得朱輪。慙慙話此還惆悵。最憶荆溪兩岸春。

安豐張令修芍陂

桐鄉振廩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傳。目想僬功追往事。心知爲政似當年。魴魚鱉歸歸城市。秔稻紛紛載酒船。楚相祠堂仍好在。勝遊思爲子留篇。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槃礴西南江與岷。石犀金馬世稱神。桑麻接畛餘無地。錦繡連城別有春。結綬相隨通籍久。推車此去辟書新。知君不爲山川險。便忘吾家叱馭人。

送經臣富順寺丞

故人爲縣楚江邊。海角猶聞政事傳。萬井已安如赤子。一麾今去上青天。應開醉眼醪醖下。莫起歸心杜宇前。報主代親俱有地。幾人忠孝似君全。

送張卿致仕

子房籌策漢時功。身退超然慕赤松。餘烈尙能開後世。高材今復繼前蹤。執鞭始負平生願。操几何知此地逢。竊食一官慚未艾。緒言方賴賜從容。

送梅龍圖

子真家世子雲鄉。風力才華豈易當。回首古人多隱約。致身今日獨輝光。謨明久合分三府。治劇聊須試一方。從此政成何所報。百城無事祇耕桑。

送李祕校南歸

四十青衫更旅人。悠悠飢馬傍沙塵。久留上國言空富。却走南州食轉貧。自作詩書能見志。應知時命不關身。江湖勝事從今數。肯但悲歌寂寞濱。

送蕭山錢著作

才高諸彥故無嫌。兄弟同時舉孝廉。東觀外除方墨綬。西州相見已蒼髯。靈胥引水清穿市。神禹分山翠入簾。好去弦歌聊自慰。郡人誰敢慢陶潛。

送靈山裴太博

一官留隱太常中。生事蕭然信所窮。有力尙期當世用。無求今見古人風。遭迴舊學皆殘藁。邂逅相看各

老翁他日卜居何處好。溪山還欲與君同。

送趙燮之蜀永康簿

蜀山萬里一青袍。石棧天梯筮轡高。多學似君寧易得。小官於此亦徒勞。行追西路聊班草。坐憶南州欲
夢刀。他日寄聲能問我。應從錦水至江臯。

酬吳季野見寄時被召。來詩以賈誼見方。

漫披陳蠶學經綸。捧檄生平祗爲親。聞道不先從事早。課功無狀取官頻。豈堪置足青冥上。終欲回身寂
寞濱。俯仰謬恩方自歉。慚君將比洛陽人。

和平甫寄陳正叔

強行南仕莫辭勤。聞說田園已曠耘。縱使一區猶有宅。可能三月尙無君。且同元亮傾罇酒。更與靈均續
舊文。此道廢興吾命在。世間滕口任云云。

送王太卿致政歸江陵

九卿初命亞三司。朝吏相瞻得老師。南闕便還新印綬。東舟只載舊書詩。漢庭餞客無佳句。越水歸裝有
富貲。回首千年見疎范。共疑今事勝當時。

送叔康侍御

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姦黨寧無側目猜。白筆豈知權可畏。阜囊還請上
親開。位聞讜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寄朱昌叔

清江浸浸遶城流。尙憶城邊繫小舟。射虎未能隨李廣。割雞空欲戲言游。雲埋塞路驚塵合。霜入春風滿鬢愁。此日君書苦難得。漫多鴻鴈近南洲。

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城上啼烏破寂寥。思君何處坐峯嶢。應須綠酒醺黃菊。何必紅裙弄紫簫。落木雲連秋水渡。亂山烟入夕陽橋。淵明久負東籬醉。猶分低心事折腰。

到舒次韻答平甫

夜別江船曉解驂。秋城氣象亦潭潭。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問嗇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聲落竟慳。浙瀝未生羅豆水。蒼忙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次韻答丁端州

莫嗟荒僻又離羣。且喜風謠嶺北聞。銅柱雖然蠻徼接。竹符還是漢家分。春書來逐衡陽鴈。秋騎歸看隴首雲。相見會知南望苦。病骸今似沈休文。

答劉季孫

偶著儒冠敢陋今。自憐多負少時心。輕軒已任人前後。揭厲安知世淺深。挾筴有思悲慷慨。負薪無力病侵淫。愧君綠綺虛投贈。更覺貧家報乏金。

次韻酬王太祝

塵土波瀾不自期。飄然身與願相違。衰根要路知難植。病羽長年欲退飛。高論已嗟能聽少。力行還恨賦材微。慚君俊少今知我。一見心如客得歸。

寄吳成之

綠髮溪山笑語中。豈知翻手兩成翁。辛夷屋角搏香雪。躑躅岡頭挽醉紅。想見舊山茅徑在。近隨今日板輿空。渭陽車馬嗟何及。榮祿方當與子同。

寄曾子固

斗粟猶慚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高論幾爲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溪谷濺濺嫩水通。野田高下綠蒙茸。和風滿樹笙簧雜。霽雪兼山粉黛重。萬里有家歸尚隔。一廬無地去何從。傷春故欲西南望。迴首荒城已暮鍾。

寄王回深甫

少年倏忽不再得。後日歡娛能幾何。願我面顏衰更早。憐君身世病還多。牕間暗淡月含霧。船底飄飄風

送波。一寸古心俱未試。相思中夜起悲歌。

次韻答彥珍

手得封題手自開。一篇美玉綴玫瑰。衆知圓媚難論報。自顧窮愁敢角才。君臥南陽惟賦畝。我行西路亦風埃。相逢不必嗟勞事。尙欲賡歌詠起哉。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父兄爲學衆人知。小弟文章亦自奇。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但願一門皆貴仕。時將車馬過茆茨。

卷二十五

律詩 七言八句 七言長篇附

鍾山西庵白蓮亭

山亭新破一方苔。白帝留花滿四隈。野豔輕明非傅粉。秋光清淺不憑材。鄉窮自作幽人伴。歲晚誰爲靜女媒。可笑遠公池上客。卻因松菊賦歸來。

贈老寧僧首

秀骨龐眉倦往還。自然清譽落人間。閑中用意歸詩筆。靜外安身比太山。欲倩野雲朝送客。更邀江月夜臨關。嗟予蹤迹飄塵土。一對孤峯幾厚顏。

次韻舍弟賞心亭卽事二首

檻折簷傾野水傍。臺城佳氣已消亡。難披梗莽尋千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雨破驕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盡江流萬里長。

二

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祗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細雨浸凌白日昏。稍覺野雲成晚霽。卻疑山月是朝暾。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忘言醉客喧。

次韻陳學士小園卽事

牆屋雖無好鳥鳴。池塘亦未有蛙聲。樹含宿雨紅初入。草倚朝陽綠更生。萬物天機何得喪。百年心事不將迎。與君杖策聊觀化。搔首春風眼尙明。

寄友人

飄然羈旅尙無涯。一望西南百嘆嗟。江擁涕洟流入海。風吹魂夢去還家。平生積慘應銷骨。今日殊鄉又見花。安得此身如草樹。根株相守盡年華。

登大茅山

一峯高出衆山顛。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烟雲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尙師仙。

登中茅山

翛然杖屨出塵囂。雞犬無聲到沈寥。欲見五芝莖葉老。尙攀三鶴羽翰遙。容溪路轉迷橫約。仙几風來得
墮樵。興罷日斜歸亦懶。更磨碑藓認前朝。

登小茅山

捫蘿路到半天窮。下視淮州杳靄中。物外眞游來几席。人間榮願付蒼通。白雲坐處龍池杳。明月歸時鶴
馭空。回首三君誰更似。子房家世有高風。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

萬屋相誇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綵船春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今赴辟
書還。遙知曼倩威行久。赤筆應從到日閑。

贈李士寧道人

季主逡巡居卜肆。彌明邂逅作詩翁。曾令宋賈歎車上。更使劉侯驚坐中。杳杳人傳多異事。冥冥誰識此
高風。行歌過我非無謂。唯恨貧家酒盞空。

次韻春日即事

人間尙有薄寒侵。和氣先薰草樹心。丹白自分齊破蕾。青黃相向欲交陰。潺潺嫩水生幽谷。漠漠輕烟動
遠林。病得一官隨太守。班春無助愧周任。

次韻答陳正叔二首

青衫憔悴北歸來。髮有霜根面有埃。羣吠我方憎獠子。一鳴誰更識龍媒。功名落落求難值。日月法法去

不回。勝事與身何等近。酒樽詩卷數須開。

二

田宅荒涼去復來。詩書顏髮兩塵埃。忘機自許鷗相狎。得禍誰期鶴見媒。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何當水石他年住。更把韋編靜處開。

送崔左藏之廣東

怪石巉巖上浚寥。昔人於此奏簫韶。水清但有嘉魚出。風暖何曾毒草搖。今日淹留君按節。當時嬉戲我垂髫。因尋舊政詢遺老。爲作新詩變俚謠。

苦雨

靈場奔走尙無功。去馬來車道不通。風助亂雲陰更密。水爭高岸氣尤雄。平時溝洫今多廢。下戶京囷久已空。肉食自嗟何所報。古人憂國願年豐。

江上

村落家家有濁醪。青旗招客解祗裯。春風似補林塘破。野水遙連草樹高。寄食舟車隨處弊。行歌天地此身勞。遲回自負平生意。豈是明時惜一毛。

午枕

百年春夢去悠悠。不復吹簫向此留。野草自花還自落。鳴禽相乳亦相酬。舊蹊埋沒開新徑。朱戶欹斜見畫樓。欲把一杯無伴侶。眼看興廢使人愁。

寄石鼓寺陳伯庸

鯨海無風白日閑。天門當面險難攀。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仁義未饒軒冕貴。功名莫信鬼神慳。郭東一點英雄氣。時伴君心夜斗間。

送熊伯通

歲暮欣逢蓋共傾。川塗南北豈忘情。事經官路心應折。地入家山眼更明。江上月華空自照。梅邊春意恰相迎。關河不鏤真消息。野客猶能聽治聲。

送王覃

分走人間十五年。塵沙吹鬢各蒼然。山林渺渺長回首。兒女紛紛忽滿前。知子有才思奮發。嗟余無地與迴旋。相看一作秦吳別。身世何時兩息肩。

送明州王大卿

大曆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轡游。從來所至邦人喜。真復能分聖主憂。千里封疆何足治。一時名跡故應留。屬城舊吏雖疲懶。尙可揮毫敵李舟。

姑胥郭

誤褫雲巾別故山。抵吳由越兩間關。千家漁火秋風市。一葉歸舟暮雨灣。旅病悒悒如困酒。鄉愁脈脈似連環。情知帶眼從前緩。更恐顛毛自此斑。

嚴陵祠堂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鱸鮓地。放身滄海亦何求。

藏春塢詩獻刁十四丈學士

赫山東渡得林丘。邂逅籃輿亦少留。今日更知萊氏隱。暮年長憶武陵遊。欲營垣屋隨穿斷。尙歎塵沙隔獻酬。遙約向吳亭下路。春風深駐五湖舟。

太湖恬亭

檻臨溪上綠陰圍。溪岸高低入翠微。日落斷橋人獨立。水涵幽樹鳥相依。清遊始覺心無累。靜處誰知世有機。更待夜深同徙倚。秋風斜月釣船歸。

蒙城清燕堂

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庭下早知閑木索。坐間遙想御絲桐。飄然一往何時得。俛仰塵沙欲作翁。

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時彥珍爲教授。學有右軍墨池。

君作新詩故起予。一吟聊復報雙魚。杖藜高徑誰來往。散帙空堂自卷舒。樹外鳥啼催晚種。花間人語趁朝虛。春風處處堪攜手。何事臨池苦學書。

二

篁竹荒茅五畝餘。生涯山蕨與泉魚。家貧滄貨羞端木。鄉里傳書比仲舒。白日憶君聊遠望。青林嗟我似

逃虛。春風渺渺烏塘尾。漫得東來一紙書。

自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數百年來王氣消。難將前事問漁樵。苑方秦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豪華祇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初去臨川

東浮溪水渡長林。上坂回頭一拊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憂傷遇事紛紛出。疾病乘虛壘壘侵。手把空篇臥空屋。欲歌商頌不成音。

讀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黜闇猶承誤。末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讀詔書慶歷七年

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每見王太丞邑事甚冗而剽劇之暇能過訪山館兼出佳篇爲贈仰嘆才力因成小詩

我看繁訟頻搔首。君富才明見亦常。尚有閑襟尋水石。更留佳句似池塘。松苗地合分高下。鳧鶴天教有短長。徐上青雲猶未晚。可無音問及滄浪。

王浮梁太丞之聽訟軒有水禽三巢於竹林之上恬而自得邑人作詩以美之因次元韻

水邊舟動多驚散。何事林間近絕疑。野意肯從威令至。舊巢猶有主人知。見王太丞詩不關飲啄春江暖。自在飛鳴夏日遲。覽德豈無丹穴鳳。到時應讓向南枝。

寄虞氏兄弟

一身兼抱百憂虞。忽忽如狂久廢書。疇昔心期俱喪勇。此來腰疾更乘虛。久聞楊羨安家好。自度淵明與世疎。亦有未歸溝壑日。會應相近置田廬。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憶。百感翻然醉裏眠。酒醒燈前猶是客。夢回江北已經年。佳時流落真何得。勝事蹉跎只可憐。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風因泛瀨溪船。

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

鬱金香是蘭陵酒。枉入詩人賦詠來。庭下北風吹急雪。坐間南客送寒醅。淵明未得歸三徑。金陵有舊廬。叔夜猶同把一盃。吟罷想君醒醉處。鍾山相向自崔嵬。

和錢學士喜雪

手把詩翁憶雪詩。坐愁窮海瘴烟霏。誰令天上蒼茫合。忽見空中散漫飛。闔闔與風生氣勢。姮娥交月借

光輝。山鷓瑟縮相依立。邑犬跳梁未肯歸。點綴丘園榮樹木。埋藏溝壑亂封圻。高歌業已傳都市。逸興何當叩隱扉。頗欲攜樽邀使騎。幾忘溫席薦親闈。公今早晚班春去。強勸澇田補歲饑。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西江望士衆長兼。卓犖傳家在一男。壯志異時開史牒。妙齡終日對書龕。桂堂發策收科選。櫻苑頌詩豫宴酣。大邑援琴聊試可。小州懷綬果才堪。分臺拜職榮先入。抗疏辭恩恥橫覃。勁操比松寒不撓。忠言如藥苦非甘。龍鱗直爲當官觸。虎穴寧關射利探。朱轂獸頭終協夢。粉闈雞舌更須含。均輸北轉荆門鷁。勸課西臨蜀市蠶。期信有兒迎郭伋。食貧無地乞羊曇。囊垂鈴棧駝鳴圓。節擁棠郊虎視耽。歸見廣墀瞻斧藻。對揚初服改朱藍。進班華省財方阜。出按窮邊虜稍戡。帝命賈琮當冀北。民歌姬爽次周南。投壺饗客魚無乙。伐鼓蒐兵馬有驪。鯨鬣掀紅旗沓沓。虬髯吒黑蠶鬢鬢。威加諸部風霜肅。惠浸連營雨露涵。大斗時時能劇飲。輕裘往往祗清談。乾龍已應天飛五。晉馬徐觀晝接三。道在君臣方自合。德侔卿長亦誰慚。便蕃肯較平生寵。放曠皆知雅性媮。委佩去辭廷殖殖。揚舲來得府潭潭。一尊客語從容盡。千里人情委曲諳。豈但搢紳稱召杜。故多扶杖祝彭聃。幕中俊父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楚地怪須留汲黯。蕭規疑欲付曹參。從來貴勢公何慕。自是賢名上所貪。未信逸身今以老。且當憂國每如惓。論心邂逅膠投漆。搔首低徊雪滿簷。鎮撫未驚移歲月。追攀曾許賞烟嵐。餘歡遽隔新亭餞。宿惠難忘舊館驂。卷曲尙誰知散櫟。崢嶸空此詠枯楠。

卷二十六

律詩五言絕句 回紋 六言詩附

聊行

聊行弄芳草。獨坐隱團蒲。問客茅簷日。君家有此無。

染雲

染雲爲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

溝港

溝港重重柳。山坡處處梅。小輿穿麥過。狹徑礙桑回。

霹靂溝

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會騎款段。隨意入桃花。

午睡

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題齊安壁

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溪雲。

昭文齋米叢題余定林所居。因作。

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臺上示吳愿

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示道原

久不在城市。少留心悵然。幽芳可攬結。佇子飲雲泉。

傳神自讚

此物非他物。今吾卽故吾。今吾如可狀。此物若爲摹。

題何氏宅園亭

荷葉參差卷。榴花次第開。但令心有賞。歲月任渠催。

草堂一上人

一公持一鉢。想復度遙岑。地瘦無黃犢。春來草更深。

題黃司理園

爲憶去年梅。凌寒特地來。閨前空臘盡。渾未有花開。

北山游亭

西崦水泠泠。冷澗有游亭。自從春草長。遙見秣青青。

題永昭陵

神闕澹朝暉。蒼蒼露未晞。龍車不可望。投老涕霑衣。

詠穀

可憐臺上穀。轉目已陰繁。不解詩人意。何爲樂彼園。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醅。醅架盛開。

故作醅醅架。金沙氍毹。裁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

五柳

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亭。往來無一事。長得見青青。

移松皆死

李白今何在。桃紅已索然。君看赤松子。猶自不長年。

山中

隨月出山去。尋雲相伴歸。春晨花上露。芳氣著人衣。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中。

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

被召作

榮祿嗟何及。明恩愧未酬。欲尋西掖路。更上北山頭。

再題南澗樓

北山雲漠漠。南澗水悠悠。去此非吾願。臨分更上樓。

南浦

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

題定林壁懷李叔時

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燎爐無伏火。薰帳冷空山。

離蔣山

山谷頻回首。逢人更斷腸。桐鄉豈愛我。我自愛桐鄉。

江上

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

春雨

苦霧藏春色。秋霖病物華。幽奇無可奈。強釀一杯霞。

歸燕

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迴。

和惠思波上鷗

翩翩白鳥鷗。汎汎水中游。西來久不見。夢想在滄洲。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迷。慙慙將白髮。下馬照青溪。

歲熟田家樂。秋風客自悲。茫茫曲城路。歸馬日斜時。

次青陽

十載九華邊。歸期尙眇然。秋風一乘傳。更覺負林泉。

代陳景元書于太一宮道院壁

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豈堪此。廬山歸去來。

山雞

山雞照淥水。自愛一何愚。文采爲世用。適足累形軀。

雜詠四首

故畦拋汝水。新甕寄鍾山。爲問揚州月。何時照我還。

二

已作湖陰客。如何更遠遊。章江昨夜月。送我到揚州。

三

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荷開。

四

桃李石城塢。餉田三月時。柴荆常自閉。花發少人知。

臥聞

臥聞黃粟留。起見白符鳩。坐引魚兒戲。行將鹿女遊。

秋興有感

宿雨清畿甸。朝陽麗帝城。豐年人樂業。隴上踏歌聲。

題八功德水

欲尋阿練若。曳屐出東岡。澗谷芳菲少。春風著野桑。

口占

去歲別南嶽。前年返泐潭。臨機一句子。今日遇同參。

偶書

雄也營身足。聃兮悟汝多。捐書知聖已。絕學奈禽何。

送陳景初金陵持服舉族貧病煩君藥石之功

舉族貧兼病。煩君藥石功。長安何日到。一一問歸鴻。

泊姚江

軋軋櫓聲急。蒼蒼江日低。吾行有定止。潮汐自東西。

樓上

蕩漾舟中客。徘徊樓上人。滄波浩無主。兩槩邈難親。

春晴

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靜看蒼苔紋。莫上人衣來。

淨相寺

淨相前朝寺。荒涼二十秋。曾遭滅劫壞。今遇勝緣修。

將母

將母邗溝上。留家白紵陰。月明聞杜宇。南北總關心。

朱朝議移法雲蘭

幽蘭有佳氣。千載闕山阿。不出阿蘭若。豈遭乾闥婆。

晚歸

岸迴重重柳。川低渺渺河。不愁南浦暗。歸伴有姮娥。

題舫子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

惠崇畫

斷取滄州趣。移來六月天。道人三昧力。變化只和鉞。

蒲葉

蒲葉清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綠底綠。人老爲誰紅。

芳

芳草知誰種。綠苔已數叢。無心與時競。何苦綠忽忽。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林

橫絕潺湲度。深尋犖确行。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
病中睡起折杏花數枝二首

獨臥南牕榻。翛然五六旬。已聞鄰杏好。故挽一枝春。
二

獨臥無心起。春風閉寂寥。鳥聲誰喚汝。屋角故相撩。
送望之赴臨江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

風駛柳條乾。駝裘未勝寒。慙慙陌上日。爲客暖征鞍。
送王彥魯

北客憐同姓。南流感似人。相分豈相忘。臨路更情親。
送呂望之

池散田田碧。臺敷灼灼紅。年華豈有盡。心賞亦無窮。
別方劭祕校

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別後應相憶。能忘數寄書。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病起過寶覺

執手乍欣悵。霜毛應更新。依然舊童子。卻想夢前身。

書定林院牕問遠大師。師云。夜來夢與說十波羅蜜。

道人今輟講。卷袂寄松蘿。夢說波羅密。當如習氣何。

題徐浩書法華經

一切法無差。水牛生象牙。莫將無量義。欲覓妙蓮華。

碧蕪迴紋

碧蕪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

夢長

夢長隨永漏。吟苦雜疎鐘。動蓋荷風勁。沾裳菊露濃。

進月

送月川魚躍。開雲嶺鳥翻。徑斜荒草惡。臺廢冶花繁。

泊鴈

泊鴈鳴深渚。收霞落晚川。柝隨風斂陣。樓映月低弦。
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壑危通細路。溝曲繞平田。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 六言

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一作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流。一作宮煙水。白頭想見江南。

二

三十年前此路。一作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

西太一宮樓

草際芙蓉零落。水邊楊柳欹斜。日暮炊烟孤起。不知魚網誰家。

卷二十七

律詩 七言絕句

歌元豐五首

水滿陂塘穀滿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二秋。

二
露積成山百種收。漁梁亦自富鰕鱸。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三
湖海元豐歲又登。稻生猶足暗溝塍。家家露積如山壠。黃髮咨嗟見未曾。

四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曾侍土階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五
豚柵雞埒掩靄間。暮林搖落獻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棋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圍分一作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題畫扇
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斜特地寒。

夢
黃梁欲熟且留連。漫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蘧蘧飛墮晚花前。

清明
東城酒散夕陽遲。南陌鞦韆寂寞垂。人與長鉶臥芳草。風將急管度青枝。

東岡

東岡歲晚一登臨。共望長河映遠林。萬竅怒號風喪我，千波競湧水無心。

春郊

青秧漫漫出初齊。雞犬遙聞路却迷。但見山花流出水，那知不是武陵溪。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曛曠日，爭插一作總把新桃換舊符。

九日

九日無歡可得追。飄然隨意歷山陂。蔣陵西曲一作面風烟慘，一作澹也有黃花一兩枝。

初晴

幅巾慵整露蒼華。度隴深尋一徑斜。小雨初晴好天氣，晚花殘照野人家。

南蕩

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

芙蕖

芙蕖耐夏復宜秋。一種今年便滿溝。南蕩東陂無此物，但隨深淺見游儵。

溝西

溝西直下看芙蕖。葉底三三兩兩魚。若比濠梁應更樂，近人渾不畏春鉏。

東臯

東臯攬結知新歲。西崦攀翻憶去年。肘上柳生渾不管。眼前花發卽欣然。

一陂

一陂一作段飲水蔣陵西。含風却轉與城齊。周遭碧銅磨作港。逼塞綠錦剪成畦。

園蔬

園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春滑欲流。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餐甘寢更無求。

翛然

翛然三月閉柴荆。綠葉陰陰忽滿城。自是老年遊興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杖藜

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牀。堯桀是非時入夢。固知餘習未全忘。

圖書

圖書老矣尙紛披。神劓天黥以有知。茅竹結蟠聊一榻。却尋三界外愚癡。

老嫌

老嫌智巧累形軀。欲就田翁學破除。百歲用癡能幾許。救吾黥劓可無餘。

移柳

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臨流遇興還能賦。自比淵明或未慚。

誰將

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筇輿追我莫辭遙。

雪乾

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

南浦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竹裏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

隨意

隨意柴荆手自開。沿岡度壑復登臺。小橋風露扁舟月。迷鳥羈雌竟往來。

秋雲

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崩湍共一音。欲記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春風

春風過柳綠如纈。晴日烝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臯。

陂麥

陂麥連雲慘淡黃。綠陰門巷不多涼。更無一片桃花在。借問春歸有底忙。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纒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進字說二首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

二

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謾將糟粕汗脩門。

窺園

杖策窺園日數巡。攀花弄草興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書一語真。

嘲白髮

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

代白髮答

從衰得白自天機。未怪長青與願違。看取春條隨日長。會須秋葉向人稀。

外廚遺火二首

竈鬼何爲便赫然。似嫌刀機苦無羶。圖書得免同煨燼。卻賴廚人清不眠。

二

青烟散入夜雲流。赤焰侵尋上瓦溝。門戶便疑能炙手。比鄰何苦卻焦頭。

初夏卽事

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千蹊

千蹊百隧散林丘。圖畫風烟一色秋。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

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

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祗舊時。

和耿天隲以竹冠見贈四首

竹根殊勝竹皮冠。欲著先須短髮乾。要使山林人共見。不持方帽禦風寒。

二

無物堪持比此冠。竹皮柔脆穀皮乾。故人戀戀綈袍意。豈爲哀憐范叔寒。

三

玉潤金明信好冠。錯刀剝出蘚紋乾。不忘君惠常加首。要使權盟未可寒。

四

冠工新意斲檀欒。霧卷雲烝久未乾。還我山林真自稱。何須貂屨配金寒。

和郭公甫

且欲相邀臥看山。扁舟自可送君還。留連山郭今如此。知復何時伴我閒。

華致遠置洲田以詩言志次其韻二首

吟歎君詩久掉頭。知君興不負滄洲。土山欲爲羊曇賭。且可專心學弈秋。

二

若將有限計無涯。自困真同算海沙。隨順世緣聊戲劇。莫言河渚是吾家。

又次葉致遠韻二首

庵成有興亦尋春。風暖荒萊步始勻。若遇好花須一笑。豈妨迦葉杜多身。

二

明時君尙富春秋。豈比衰翁遠自投。智略未應施畎畝。上前他日望吾丘。

次昌叔韻

寄公無國寄鍾山。垣屋青松掩籥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

次張唐公韻

憶昨同追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值白鷄。

次兪秀老韻

解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未曾相識已相憐。香火靈山亦有緣。訓釋雖工君尙少。不應忽務世人傳。

送耿天臨至渡口

雪雲江上語依依。不比尋常恨有違。四十餘年心莫逆。故人如我與君稀。

承慶院送道原還儀真作詩要之

歲暮青條已見梅。餘花次第相爭開。淮南無此山林勝。作意春風更一來。

送方劭祕校

南浦柔條拂地垂。攀翻聊寄我西悲。武昌官柳年年好。他日春風憶此時。

芙蓉堂二首

投老歸來一幅巾。尙私榮祿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與龜魚作主人。

二

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烟水替風塵。祇將鳧鴈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長干釋普濟坐化

投老唯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闌。百年俯仰隨薪盡。畫手空傳淨戒身。

卷二十八

律詩七言絕句

送黃吉甫入京題清涼寺壁

薰風洲渚薺花繁。看上征鞍立寺門。投老難堪與君別。倚江從此望還轅。

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元豐七年三月十九日

前時偶見花如夢。紅紫紛披競淺深。今日重來如夢覺。靜無餘馥可追尋。

過法雲

路過潮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金鈿一一花總老。翠被重重山更寒。

光宅寺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

齊安孤起宋興前。光宅相仍一水邊。蜂分蟻爭今不見。故窠遺塚尙依然。

題勇老退居院

道人投老寄山林。偶坐翛然洗我心。夢境此身能且在。明年寒食更相尋。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句舊有詩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

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老於陳迹倦追攀。但見幽人數往還。憶我小詩成悵望。鍾山只隔數重山。

二

世間投老斷攀緣。忽憶東遊已十年。但有當時京口月。與公隨我故依然。

三

與公京口水雲閒。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清涼白雲庵

庵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

自定林過西庵

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烟中靜擁衾。忽憶西巖道人語。杖藜乘興得幽尋。

歸庵

稻畦藏水綠秧齊。松鬣初乾尙有泥。縱塞尋岡歸獨臥。東庵殘夢午時雞。

雪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南州歲晚亦花開。有底堪隨驛使來。看取鍾山如許雪。何須持寄嶺頭梅。

謝安墩二首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二

謝公陳迹自難追。山月淮雲祇往時。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東陂二首

東陂風雨臥黃雲。陸水翻溝隔壠分。春玉取新知不晚。腰鎌今日已紛紛。

二

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壠上脩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

山陂

山陂院落今按種。城郭樓臺已放燈。白髮逢春唯有睡。睡間啼鳥亦生憎。
欲往北山以雨止

北山朝氣澹高秋。欲往愁霑獨少留。散策緣岡初見日。興隨雲盡復中休。

耿天雋惠梨次韻奉謝

故人家果獨難忘。秋實初成使得嘗。直使紫花形味勝。豈能終日望咸陽。

二

淮圃新陰百畝涼。分甘每得助秋嘗。張公大谷雖云美。誰肯苞苴出晉陽。

三

甘滋南北共傳誇。栽接還如老圃家。誰謂交梨非外獎。因君澆灌已萌芽。

北山有懷

香火因緣寄此山。主恩投老更人間。傷心躑躅岡頭路。明日春風自往還。

定林

窮谷經春不識花。新松老柏自欹斜。慙慙更上山頭望。白下城中有幾家。

封舒國公三首

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明恩。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

二

桐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

三

開國桐鄉已白頭。國人誰復記前遊。故情但有吳塘水。轉入東江向我流。

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饒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五更

青燈隔幔映悠悠。小雨含烟凝不流。祇聽蛩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華髮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他年憶。杳杳難隨驛使來。

又代薛肇明一首

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弄色最關春。故將明豔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

溝上梅花欲發

亭亭背暖臨溝處。脈脈含芳映雪時。莫恨夜來無伴侶。月明還見影參差。

江梅

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洩春。顏色凌寒終慘澹。不應搖落始愁人。

耿天隲許浪山千葉梅見寄

聞有名花卽謾栽。慙慙準擬故人來。故人歲歲相逢晚。一作能相見知復同看幾度開。

與天隲宿清涼廣惠僧舍

故人不惜馬虺隤。許我年年一度來。野館蕭條無準擬。與君封殖浪山梅。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醑醑架盛開二首

午陰寬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蕊似嫌塵染汚。青條飛上別枝開。

二

醑醑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疏雲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

北山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壟回塘灑灑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詠菊二首

補落迦山傳得種。閭浮檀水染成花。光明一室真金色。復似毗耶長者家。

二

院落秋深數菊叢。綠花錯莫兩三峯。蜜房歲晚能多少。酒盞重陽自不供。

楊柳

楊柳杏花何處好。石梁茅屋雨初乾。綠垂靜路要深駐。紅寫清波得細看。

北山道人栽松

陽坡風暖雪初融。度谷遙看積翠重。磊砢拂天吾所愛。他生來此聽樓鐘。

山櫻

山櫻抱石蔭松枝。比並餘花發最遲。賴有春風嫌寂寞。吹香渡水報人知。

償薛肇明秀才禮木

濯錦江邊木有禮。小園封植仵華滋。地偏或免桓魋代。歲晚聊同庾信移。

馬斃

恩寬一老寄松筠。晏臥東牕度幾春。天廐賜駒龍化去。謾容小蹇載閑身。

出郊

川原一片綠交加。深樹冥冥不見花。風日有情無處著。初迴光景到桑麻。

懷府園

槐陰過雨盡新秋。盆底看雲映水流。忽憶小金山下路。綠蘋稀處看游鯈。

江寧夾口二首

鐘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

二

日西江口落征帆。却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

蔣山手種松

青青石上歲寒枝。一寸巖前手自移。聞道近來高數尺。此身蒲柳故應衰。

中年

中年許國邯鄲夢。晚歲還家壙壤遊。南望青山知不遠。五湖春草入扁舟。

寄四姪旒

數篇持往助歡哈。想見封題手自開。春草已生無好句。阿連空復夢中來。

二

一日東岡上幾迴。百重雲水隔蘇臺。一作一日東岡望百迴。迢迢雲水隔蘇臺。遙知別後詩無數。黃犬

歸時總寄來。

寄吳氏女子

夢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寄蔡天啓

杖藜緣塹復穿橋。誰與高秋共寂寥。伫立東岡一搔首。冷雲衰草暮迢迢。

呈陳和叔

數椽生草覆莓苔。一作數椽牢落長莓苔。一徑牆陰斷雪開。王吉囊衣新徙舍。杖藜從此爲君來。

二

數椽庠屋茨生草。三畝荒園種晚蔬。永日終無一杯酒。可能留得故人車。

招葉致遠

白下長干一水間。竹雲新筍已斑斑。明朝若有扁舟興。落日潮生尙可還。

招楊德逢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臥看雲卻憶君。雲尙無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和叔招不往

門前秋水可揚舲。有意西尋白下亭。只欲往來相邂逅。卻嫌招喚苦丁寧。

和叔雪中見過

捐書去寄老山林。無復追緣緣一作尋往事心。忽值故人乘雪興。玉堂前話得重尋。

俞秀老忽然不見

忽去飄然遊冶盤。共疑枝策在梁端。禪心暫起何妨寂。道骨雖清不畏寒。

與耿天隲會話

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梁欲熟時。萬事祇如空鳥迹。怪君強記尙能追。

卷二十九

律詩 七言絕句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堵坡。今日隱侯孫亦老。偶尋陳迹到烟蘿。一作蔥帳銅屏皆舊事。顯然跡在松蘿。

庚申正月遊齊安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末卽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壬戌正月再遊

招提詩壁漫黃埃。忽忽籠紗兩過梅。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風暖柴荆處處開。雪乾沙淨水洄洄。意行却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纈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它日玉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垌。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

據梧枝策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獨龍東路得平岡。始免遊人屐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涼。

書定林院牕與安太師同宿。既曉。問昨夜有何夢。師云。有數夢。皆忘記。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鑪。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

二

城郭紛紛老倦尋。幅巾來寄北山岑。長遭客子留連我。未快穿雲涉水心。

悟真院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傳神自讚

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昔人。

定林院昭文齋

定林齋後鳴禽散。只有提壺守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潛。

經局感言 罷相出守江寧。仍領經局。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騏驥與駑駘。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猶存亦可哀。

鍾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

散策

散策東岡亦已勞。橫塘西轉有亭臯。絮飛度屋何許柳。花落填溝無數桃。
書靜照師塔

簡老已歸黃土陌。淵師今作白頭翁。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山林草野中。

記夢 辛酉九月二十二夜。夢高郵土山道人赴蔣山北集雲峯爲長老。已而坐化。復

出山南興國寺。與余同臥一榻。禪懷山片竹數寸。上繞生絲。屬余藏之。余棄弗取。
作詩與之。

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北安禪地。香火他時共一作供兩身。

勘會賀蘭溪主賀蘭溪。洛京地名。陳繹買地築居。於郵中間之。

賀蘭溪上幾株松。南北東西有幾峯。買得住來今幾日。尋常誰與坐從容。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二

桑條索漠棟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尙疑身屬半山園。

過劉全美所居

西崦晴天得強扶。出林知有故人居。數能過我論奇字。當復令公見異書。

書何氏宅壁

有興提魚就公養。此言雖在已三年。皖灔終負幽人約。空對湖山坐惘然。

題永慶壁有霧遺墨數行

永慶招提墨數行。歲時風露每悽傷。殘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

江寧府園示元度

畫船南北水遙通。日暮幅巾篔簹竹中。行到月臺逢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金陵郡齋

談經投老拚悠悠。爲吏文書了卽休。深炷鑪煙一作香閉齋閣。臥聽簷雨瀉高秋。

戲示蔣穎叔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欲牽淮舸共尋源。且踏青青繞杏園。憶我舊時光宅路。依然桑柳映花繁。

麗澤門

麗澤門西日未俄。水明沙淨卷纖羅。綠瓊洲渚青瑤嶂。付與詩工敢琢磨。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

示俞秀老二首

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縑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示李時叔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南尉。藜杖緇巾得往還。

二

千山訪我幾摧轡。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人傾蓋有綢繆。

示寶覺二首

火暖窗明粥一盂。晨興相對寂無魚。超然聖寺山林外。別有禪天好淨居。

二

重將壞色染衣裙。共臥鍾山一塢雲。客舍黃粱今始熟。烏殘紅柿昔曾分。

仲元女孫

雙鬢嬉戲我庭除。爭挽新花比繡襦。親結香纓知不久。汝翁那更鑷髭鬚。

示永慶院秀老

禪房借枕得重欹。陳迹翛然尙有詩。嗟我與公皆老矣。拂天松柏見栽時。

示王鐸主簿

君正忙時我正閑。如何同得到鍾山。夷門二十年前事。回首黃塵一夢間。

戲城中故人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莫吹塵土來汚我。我自有雲持寄君。

戲贈段約之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示俞處士

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踏子薦。何如雲臥唱松風。

懷張唐公

直諒多爲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暮年惆悵誰知此。南陌東阡獨往來。

憶金陵三首

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想見舊時遊歷處。煙雲渺渺水茫茫。

二

煙雲渺渺水茫茫。繚繞蕪城一帶長。蒿目黃塵憂世事。追思陳迹故難忘。

三

追思陳迹故難忘。翠木蒼藤水一方。聞說精廬今更好。好隨殘汴理歸艎。

離昇州作

殘菊冥冥風更吹。雨如梅子欲黃時。相看握手總無語。愁滿眼前心自知。

望淮口

白煙瀾漫接天涯。黯黯長空一道斜。有似錢塘江上望。晚潮初落見平沙。

入瓜步望揚州

落日平林一水邊。蕪城掩映祇蒼然。白頭追想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祗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重過余婆岡市

憶我東遊未有鬚。扶衰重此駐肩輿。市中年少今誰在。魯叟當街六十餘。

秦淮泛舟

強扶衰病牽淮舸。尚怯春風泝午潮。花與新吾如有意。山於何處不相招。

中書卽事

投老翻爲世網嬰。低徊終恐負平生。何時白上岡頭路。渡水穿雲取次行。

萬事

萬事黃梁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雞蟲得失何須算。鵬鷃逍遙各自知。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衰容一見便疑真。李子揮毫故有神。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分我死前身。
贈外孫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東流頓令罷官阻風示文有按風伯奏天閭之語答以四句

令尹犀舟失去期。憮然凭几占文移。勸君慎莫譏風伯。會有開帆破浪時。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作此詩

盧全不出憎流俗。我卜郊君避俗憎。全有鄰僧來乞米。我今送米乞鄰僧。
送黃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三首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
二

還家一笑卽芳辰。好與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興往。相邀鑄鑪谷中春。
三

歲晚相逢喜且悲。莫占風日恨歸遲。我如逆旅當去客。復會有無那得知。

卷二十

金陵卽事三首

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二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三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烏塘

烏塘渺渺綠平隄。隄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有。辛夷如雪柘岡西。

柘岡

萬事紛紛祇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柘岡西路花如雪。迴首春風最可憐。

城北

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北城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

金陵

金陵陳迹老莓苔。南北遊人自往來。最憶春風石城塢。家家桃杏過牆開。

午枕

午枕花前簾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州橋

州橋踣月想山椒。迴首哀滯未覺遙。今夜重聞舊嗚咽。却看山月話州橋。

觀明州圖

明州城郭畫中傳。尙記西亭一樣船。投老心情非復昔。當時山水故依然。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金明馳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太官還惜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壬子偶題熙寧五年。東府庭下作盆池。故作。

黃塵投老倦怱怱。故遶盆池種水紅。落日欹眠何所憶。江湖秋夢艣聲中。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一 夢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見想皤然。祇應兩岸當時柳。能到春來尙可憐。

二

逸少池邊有一丘。西山南浦慣曾遊。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卽淚流。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櫳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

鍾山卽事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南澗樓在江寧尉司

撲撲煙嵐遶四阿。物華終恨未能多。故應陡起三千丈。始奈重山複嶺何。

京城

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怙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寄夢中身。

隴東西二首

隴東流水向東流。不肯相隨過隴頭。祇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

二

隴西流水向西流。自古相傳到此愁。添却征人無限淚。怪來嗚咽已千秋。

斜徑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

暮春

北山吹雨送殘春。南澗朝來綠映人。昨日杏花渾不見。故應隨水到江濱。

雨晴

清明山鳥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開。雨後綠陰空繞舍。總將春色付莓苔。

日西

日西階影轉梧桐。簾卷青山簾半空。金鴨火銷沈水冷。悠悠殘夢鳥聲中。

禁直

翠木交陰覆兩簷。夜天如水碧泔泔。帝城風月看常好。人世悲衰老自添。

御柳

御柳新黃已迸條。宮溝薄凍未全消。人間今日春多少。祇看東方北斗杓。
一作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春水已冰消。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邊問斗杓。

祥雲

冰入春風漲御溝。上林花氣欲飛浮。未央屋瓦猶殘雪。却爲祥雲映日流。

題中書壁

夜開金鑰詔辭臣。對御抽毫草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禁中春寒

青一作浮煙漠漠雨紛紛。水殿西廊北苑門。已著單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黃昏。

試院中

少時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材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與此同。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龍甲虬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爨火間。
見鸚鵡戲作四句

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祇煩冤。真須強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
池鴈

羽毛摧落向人愁。當食哀鳴似有求。萬里衡陽冬欲暖。失身元爲稻粱謀。
六年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西望國門搔短髮。九天宮闕五雲深。
世故

世故紛紛漫白頭。欲尋歸路更遲留。鍾山北繞無窮水。散髮何時一釣舟。
邵平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繒屠狗尙雄夸。東陵豈是無能者。獨傍青門手種瓜。
中牟

頽城百雉擁高秋。驅馬臨風想聖丘。此道門人多未悟。爾來千載判悠悠。
王章

壯一作志士軒昂非自謀。近臣當爲國深憂。區區女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卽休。
神物

神物登天擾可騎。如何孔甲但能羈。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茫然豈得知。

文成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萬里出師求寶馬。飄然空有意凌雲。

讀漢書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章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

賜也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重將

重將白髮傍牆陰。陳迹茫然不可尋。花鳥總知春爛熳。人間獨自有傷心。

載酒

載酒欲尋江上舟。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獨倚春風立。看却花開觸地愁。

楚天

楚天如夢水悠悠。花底殘紅漫不收。獨繞去年揮淚處。還將牢落對滄洲。

江上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春江

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青旗催日下城頭。

春雨

城雲如夢柳傲傲。野水橫來強滿池。九十日春渾得雨。故應留潤作花時。

初到金陵

江湖歸不及花時。空遶扶疎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晝眠今日對紛披。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

與北山道人

蒔果疏泉帶淺山。柴門雖設要常關。別開小徑連松路。祇與隣僧約往還。

過外弟飲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

若耶溪歸興

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罷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

烏石

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荆細路一作徑。水雲間。吹一作拈。花嚼藥長來往。祇有春風似我閒。

定林

定林青一作修又作喬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

定林所居

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
臺城寺側獨行

春山撩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獨往獨來山下路。筇輿看得綠陰成。

遊鍾山

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

松間被召將行作

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

雨未止正臣欲行以詩留之

紛紛應接使人愁。與子從容喜問酬。他日故將泥自庇。今朝欲以雨相留。

卷二十一

律詩 七言絕句

題張司業詩

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

同陳和叔遊北山

春風蕩屋雨填溝。東閣翛然擁鬪裘。鄰壁黃糧炊未熟。喚迴殘夢有鳴驪。

次吳氏女子韻。吳氏詩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

和淚看黃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步。

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

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卽席

曲沼融融泮盡澌。暖煙籠瓦碧參差。人情共恨春猶淺。不問寒梅有幾枝。

遊城南卽事二首

神姦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疇魅合謀非一日。太丘真復社亡遲。

二

秦壇東路遠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

寄沈道原

城郭千家一彈丸。蜀岡擁腫作蛇蟠。眼前不道無蒼翠。偷得鍾山隔水看。

哭張唐公

堂一作棠。邑山林久寂寥。屬車前日駐雞翹。冥冥獨鳳隨雲霧。一作知何處南陌空聞引葬簫。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救鯨罾。劇世無方斷簡陳。編付藥房。祝我壽齡君好語。毗耶一夜滿城香。

二

寒逼清枝故有梅。草堂先對白頭開。殘骸已若雞年夢。猶見騷人幾度來。

八公山

淮山但有八公名。鴻寶燒金竟不成。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

過徐城

七年五過徐城縣。自笑皇皇此世間。安得身如倉庾氏。一官能到子孫閑。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二首

好去翩然丁令威。昔人且在不應非。淮雲豈與遼天闊。想復留情故一歸。

二

西州行路日蕭條。執手傷懷不自聊。遊子故鄉終念返。豈能無意冶城潮。

和惠思韻二首

醴泉觀

邂逅相隨一日閑。或緣香火共靈山。夕陽興罷黃塵陌。直似蓬萊墮世間。

蟬

白下長干何可見。風塵愁殺庾蘭成。去年今日青松路。亦自聞蟬第一聲。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

懷鍾山

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黃梁熟。始覺人間是夢間。

江寧夾口三首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祇一作恰似春風柳絮時。

二

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店拆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青燈展轉中。

三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楓半死。繫船應有去年痕。

寄碧巖道光法師

去馬來車擾擾塵。自難長寄水雲身。碧巖後主今爲客。何況開山說法人。

省中

萬事悠悠心自知。強顏於世轉參差。移牀獨臥秋風裏。靜看蜘蛛結網絲。

二

大梁春雪滿城泥。一馬常瞻落日歸。身世自知還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崇政殿後春晴卽事

悠悠獨夢水西軒。百舌枝頭語更繁。山鳥不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卽啾喧。

省中沈文通廳事

竹上秋風吹網絲。角門常閉吏人稀。蕭蕭一榻卷書坐。直到日斜騎馬歸。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

縣瓠城南陂水深。春泥滿眼路軀欵。獨騎瘦馬衝殘雨。前伴茫茫不可尋。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碧軒

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

夜直

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試院中

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臥竹向秋陰。朝來鴈背西風急。吹折江湖萬里心。

二

咫尺淹留可奈何。東西虛共一姮娥。階前棗樹應搖落。此夜清光得幾多。

三

青燈照我夢城西。坐上傳觴把菊枝。忽忽覺來頭更白。隔牆聞語趁朝時。

四

蕭蕭疎雨吹檐角。噎噎冥蛩啼草根。閑卻荒庭歸未得。一燈明滅照黃昏。

人間

人間投老事紛紛。才薄何能強致君。一馬黃塵南陌路。眼中唯見北山雲。

後殿牡丹未開

紅襟未開如婉婉。紫囊猶結想芳菲。此花似欲留人住。山鳥無端勸我歸。

春日

柴門照水見青苔。春遶花枝漫漫開。路遠遊人行不到。日長啼鳥去還來。

寄韓持國

淥遶宮城漫漫流。鵝黃小蝶弄春柔。問知公子朝陵去。歸得花時却自愁。

答韓持國

知公尙憶洛城中。醉裏穿花滿袖風。花亦有知還有恨。今爲紅藥主人翁。

出城

慣作野人多野興。欲爲時用少時材。出城偶與沙塵背。轉覺谿山入眼來。

涿州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却尋此路使呼韓。

出塞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

入塞

荒雲涼雨水悠悠。鞍馬東西鼓吹休。尙有燕人數行淚。回身却望塞南流。

書汜水關寺壁

汜水鴻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園公綺季閑。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荒村日午未開門。雨後餘花滿地存。舉世位能旌隱逸。誰人知道是王孫。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懶讀書來已數年。從人嘲我腹便便。爲嫌歸舍兒童聒。故就僧房借榻眠。

二

沙礫藏春未放來。荒庭終日守陳芟。遙憐草色裙腰綠。湖寺西南一徑開。

赴召道中

海氣冥冥漲楚氛。汀洲回薄水橫分。青松十里鍾山路。祇隔西南一片雲。

江東召歸

昨日君恩悞賜環。歸腸一夜繞鍾山。雖然眷戀明時祿。羞見琅邪有邗丹。

平甫如通州寄之

北山搖落人嶢嶢。想見揚帆出廣陵。平世自無憂國事。求田應不忤陳登。

寄顯道

舟約刀頭止歲前。故人專使手書傳。出門江口問消息。極目寒沙空渺然。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欲見道人非一朝。杖藜無路到青霄。千巖萬壑排風雨。想對銅鑪柏子燒。

三品石

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屋山終日信飄飄。似與幽人破寂寥。爲有機心須強聒。直教懸解始聲消。

二

簾幕無風起沈寥。誰悲精鐵任飄飄。隨商應角知無意。不待歌成韻已消。

三 萬物能鳴爲不平。世間歌哭兩營營。君知此物心何欲。自信天機自有聲。

四 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臥。翻作幽窗枕上聲。

五 南風屋角響蕭蕭。白日簾垂坐寂寥。愛此宮商有真意。與君傾耳盡今朝。

六 風來風去豈嘗要。隨分鏗鏘與寂寥。不似人間古鐘磬。從來文飾到今朝。

七 繫身高處本無心。萬竅鳴時有玉音。欲作鑄耶爲物使。知君能笑不祥金。

八 疏鐵簷間挂作琴。清風纔到遽成音。伊人欲問無真意。向道從來不博金。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自西。到日桃花應已謝。想君應不爲花迷。

北山

剝木爲舟數丈餘。臥看風月映芙蕖。清香一陣渾無暑。時有驚根躍出魚。

適意

一燈相伴十餘年。舊事陳言知幾編。到了不如無累後。困來顛倒枕書眠。

辱井

結綺臨春草一丘。尙殘宮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恥。不到龍沈亦可羞。

題金沙

海棠開後數金沙。高架層層吐絳葩。咫尺西城無力到。不知誰賞魏家花。

夜聞流水

千丈崩奔落石礫。秋聲散入夜雲悲。州橋月下聞流水。不忘鍾山獨宿時。

詠月三首

寒光乍洗山川瑩。清影遙分草樹纖。萬里更無雲物動。中天只有兔隨蟾。

二

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遙見一毫纖。此時只欲浮雲盡。窟穴何妨有兔蟾。

三

一片清光萬里兼。幾回圓極又纖纖。君看出沒非無意。豈爲辛勸養玉蟾。

卷三十一

律詩 七言絕句

次韻杏花三首

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熳開。野鳥不知人意緒。啄教零亂點蒼苔。

二

心憐紅蕊與移栽。不惜年年糞壤培。風雨無時誰會得。欲教零亂強催開。

三

看時高艷先驚眼。折處幽香易滿懷。野女強簪看亦醜。少教憔悴逐荆釵。

杏園卽事

蟠桃移種杏園初。紅抹燕脂嫩臉蘇。聞道飄零落人世。清香得似舊時無。

宋城道中

都城花木久知春。北路餘寒尙中人。宿草連雲青未得。東風無賴只驚塵。

對客

窗壁風回午枕涼。清談相對一胡牀。心知帝力同天地。能使人間白日長。

愍儒坑

智力區區不爲身。欲將何力助強秦。只應埋沒千秋後。更足詩書發冢人。

遇雪

定知花發是歸期。不奈歸心日日歸。風雪豈知行客恨。向人更作落花飛。

殊勝淵師八十餘。因見訪問之近來。如何答曰隨緣而已。至示寂作是詩。

寄託荒山鬼與鄰。一生黃卷不離身。百年薪盡隨緣去。莫學緇郎更誤人。

懷舊

吹破春冰水放光。山花澗草百般香。身閑處處堪行樂。何事低徊兩鬢霜。

訪隱者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臥落花裏。春去人間總不知。

海棠花

綠驕隱約眉輕掃。紅嫩妖饒臉薄妝。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紅蕊曾遊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尙有矯春意。不肯凌寒取次開。

雜詠五首

勳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煙中漠漠江南岸。更與家人一少留。

二

白頭重到太寧宮。玉珮瓊琚在眼中。歌舞可憐人暗換。花開花落幾春風。

三

朝陽映屋擁書眠。夢想鍾山一慨然。投老安能長忍垢。會當歸此濯寒泉。

四

烏石岡頭躑躅紅。東江柳色漲春風。物華人意會相值。永日留連草莽中。

五

小雨蕭蕭潤水亭。花風颭颭破浮萍。看花聽竹心無事。風竹聲中作醉醒。

書陳祈兄弟屋壁

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郊行

柔桑採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勤苦尙凶飢。

破冢二首

埋沒殘碑草自春。旋風時出地中塵。墦間夜半分珠玉。猶是當時乞祭人。

二

殘棹穿來欲幾春。蕭蕭長草沒騏驎。墦間或有樵蘇客。未必他年醉飽人。

題景德寺試院壁 至和三年八月十日

屋東瓜蔓已扶疎。小石藍花破萼初。從此到寒能幾日。風沙還見一年除。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簷花映日午風薰。時有黃鸝隔竹聞。香炷一爐春睡足。上方車馬正紛紛。

二

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尙殷勤。

題正覺院籙龍軒二首

北軒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籙龍還自有吟時。

二

仙事茫茫不可知。籙龍空此見孫枝。壺中若有閑天地。何苦歸來問葛陂。

相州古瓦硯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聲名動世人。

望夫石

雲鬢煙鬢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下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山前

山前溪水漲潺潺。山後雲埋不見山。不趁雨來耕水際。卽穿雲去臥山間。

江雨

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

揚子二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當時薦口終虛語。賦擬相如却未工。

二

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泝頽波討得源。歲晚強顏天祿閣。祇將奇字與人言。

獨臥二首

誰有勦稷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欲尋春物無蹊徑。獨臥南牀白日高。一作日自高

二

茅簷午影轉悠悠。門閉青苔水亂流。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

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蘇秦

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却悔初無二頃田。

范雎

范雎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忽。簀中死屍能報讎。

張良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一作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

曹參

東髮河山白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箸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

韓信

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

伯牙

十載朱弦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故人捨我閉黃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卽助。不知何用牧羊兒。

二

鄭人七十漫多奇。爲漢毆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兩生

兩生才器亦超羣。黑白何勞強自分。好與騎奴同一處。此時俱事衛將軍。

謝安

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
世上

范蠡五湖收遠迹。管寧滄海寄餘生。可憐世上風波惡。最有仁賢不敢行。
讀後漢書

錮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精微。可憐寶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讀蜀志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讀唐書

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爲者。坐與文皇立太平。
讀開成事

姦罔紛紛不爲明。有心天下共無成。空令執筆螭頭者。日記君臣口舌爭。
別和甫赴南徐

都城落日馬蕭蕭。雨壓春風暗柳條。天際歸艎那可望。只將心寄海門潮。
寄茶與和甫

綵絳縫囊海上舟。月團蒼潤紫煙浮。集英殿裏春風晚。分到并門想麥秋。
寄茶與平甫

碧月團團墮九天。封題寄與洛中仙。石樓試水宜頻啜。金谷看花莫漫煎。
戲長安嶺石

附巘憑崖豈易躋。無心應合與雲齊。橫身勢欲填滄海。肯爲行人惜馬蹄。
代答

破車傷馬亦天成。所託雖高豈自營。四海不無容足地。行人何事此中行。
促織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
臘享

明星慘澹月參差。萬竅含風各自悲。人散廟門燈火盡。却尋殘夢獨多時。

卷三十三

律詩七言絕句

杏花

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牆斜日數枝紅。
城東寺菊

黃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醒孤爾去。慙慙爲折一枝歸。

拒霜花

落盡羣花獨自芳。紅英渾欲拒嚴霜。開元天子千秋節。戚里人家承露囊。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自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吐綬雞

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姪媿不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蝶

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尙非我。豈能投死爲韓憑。

暮春

無限殘紅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東風意。相逐晴空去不歸。

真州東園作

十年歷遍人間事。却遶新花認故叢。南北此身知幾日。山川長在淚痕中。

過皖口

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迹今埋杳靄間。白髮行藏空自感。春風江水照衰顏。

發粟至石陂寺

暮水穿山近更賒。三更燃火飯僧家。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雖勤敢嘆嗟。
別皖口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異日不知來照影。更添華髮幾千莖。
別潛皖二山

鄉壘新恩借舊朱。欲辭潛皖更躊躇。攢峯列岫應譏我。飽食窮年報禮虛。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戴盆難與望天兼。自怪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舟過長蘆

木落草搖洲渚昏。泊船深閉雨中門。回燈只欲尋歸夢。兒女紛紛強笑言。
金山三首

北楫南檣泊四垂。共憐金碧爛參差。孤根萬丈滄波底。除却蛟龍世不知。
二

波瀾蕩沃乾坤大。氣象包藏水石間。祗有此中宜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三

天日蒼茫海氣深。一船西去此登臨。丹樓碧閣皆時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泊姚江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喚取仙人來住此。莫教辛苦上層城。

遊鍾山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龍泉寺石井二首

山腰石有千年潤。海一作石眼泉無一日乾。天上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二

人傳秋水未嘗枯。滿底蒼苔亂髮麤。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臥龍無。

興國樓上作

松篁不動翠相重。日射流塵四散紅。地上行人愁暍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別灞閣

一溪清瀉百山重。風物能留邴曼容。後夜肯思幽興極。月明孤影伴寒松。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祗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身先諸老幹樞機。再見王門闔左扉。但恨東歸相值晚。豈知臨別更心違。

二

幾年相約在林丘。眼見京江更阻遊。遺我珠璣何以報。恨無瑤玉與公舟。

三

藏春花木望中迷。水複山長道阻躋。悵悵老年塵世累。無因重到武陵溪。

臨津

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汀沙

汀沙雪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曠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有屏風。

西山

西山映水碧潭潭。楚老長謠淚滿衫。但道使君留不得。那知肯更憶江南。

和文淑張氏女弟

天梯雲棧蜀山岑。下視嘉陵水萬尋。我得一舟江上去。恐君東望亦傷心。

春入

春入園林百草香。池塘冰散水生光。身閑是處堪攜手。何事低徊兩鬢霜。

暮春

芙蕖的歷抽新葉。首蓓闌干放晚花。白下門東春已老。莫嗔楊柳可藏鷗。

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衰。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諸葛武侯

慟哭何顛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望越亭

亂山千頃翠相圍。袞袞滄江去復歸。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

春日席上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今日樽前千萬恨。不堪頻唱鷓鴣辭。

句容道中

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二十四年三往返。一身多在百憂中。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乘高欲作東南望。青壁松杉滿我前。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藹藹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高人遺蹟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孫。

送陳景初陳善醫

慘淡淮山水墨秋。行人不飲奈離愁。藥囊直入長安市。誰識柴車載伯休。

巫峽

神女音容詎可求。青山回抱楚宮樓。朝朝暮暮空雲雨。不盡襄王萬古愁。

徐秀才園亭

茂松脩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濱。笑傲一生雖自樂。有司還欲選方聞。

中茅峯石上徐錯篆字題名

百年風雨草苔昏。尙有當年墨法存。祇恐終隨嶧碑盡。西風吹燒滿秋原。

欲雪

天上雲驕未肯同。晚來雪意已填空。欲開新酒邀嘉客。更待天花落坐中。

上元夜戲作

馬頭乘輿尙誰先。曲巷橫街一一穿。盡道滿城無國豔。不知朱戶鎖嬋娟。

石竹花

春歸幽谷始成叢。地面芬敷淺淺紅。車馬不臨誰見賞。可憐亦解度春風。

黃花

四月揚州芍藥多。先時爲別苦風波。還家忽忽驚秋色。獨見黃花出短莎。

木芙蓉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燕脂色未濃。正似美人初醉着。強擡青鏡欲妝慵。

精衛

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云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戲贈育王虛白長老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却歸荒寺有誰知。

黃河

派出崑崙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轉側屋閭無處求。

東江

東江木落水分洪。伐盡黃蘆洲渚空。南澗夕陽煙自起。西山漠漠有無中。

北望

欲望淮南更白頭。杖藜蕭颯倚滄洲。可憐新月爲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

驪山

六籍燃除土不磨。驪山如此盜兵何。五陵珠玉歸人世。却爲詩書發冢多。

縣舍西亭二首

山根移竹水邊栽。已見新篁破嫩苔。可惜主人官便滿。無因長向此徘徊。

二

主人將去菊初栽。落盡黃花去却迴。到得明年官又滿。不知誰見此花開。

鐵幢浦

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歸去。迴首山川覺有情。

臨吳亭作

補穿葺漏僅區區。志義殊嗟士大夫。欲致太平非一日。謾勞使者報新書。

蘇州道中順風

北風一夕阻東舟。清早飛帆落虎丘。運數本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卷三十四

律詩七言絕句

送僧惠思歸錢塘

淥淨堂前湖水淥。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亦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松江

來時還似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祇有松江橋下水。無情長送去來船。

秋日

莫言草木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黃塵騎一馬。行看蕭索聽颼颼。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浮雲吹盡數秋毫。爍爍金波滿滌醪。千里得君詩挑戰。夜壇誰敢將風騷。

靈山

靈山寧與世爲仇。斤斧侵凌自不休。水玉比來聞長價。市人無數起相讎。

荷花

亭亭風露擁川坻。天放嬌嬈豈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應將爾當西施。

殘菊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攬得一枝猶好在。可憐公子惜花心。

竹窗

竹窗紅莧兩三根。山色遙供水際門。只我近知牆下路。能將屐齒記苔痕。

出定力院作

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慙慙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間自在春。

寄育王大覺禪師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丈應無夢。想復長吟擬慧休。

送僧遊天台

天台一萬六千丈。歲晏老僧攜錫歸。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亂雲絨翠微。

次韻張仲通水軒

池雨含煙暝不收。草根長見水交流。愛君古錦囊中句。解道今秋似去秋。

送陳令

長谿流水碧潺潺。古木蒼藤暗兩山。把臂道人今在否。長官白首尚人間。

無錫寄正之

健席高橋送病身。亂山荒隴障歸津。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更幾人。

謾成

清時無路取封侯。病臥牛衣已數秋。日月不膠時易失。感今懷昔使人愁。

初晴

一抹明霞黯淡紅。瓦溝已見雪花融。前山未放曉寒散。猶鎖白雲三兩峯。

釣者

釣國平生豈有心。解甘身與世浮沈。應知渭水車中老。自是君王著意深。

將次鎮南

豫章江面朔風驚。浩蕩帆船破浪行。目送家山無幾許。千年空想螭蛄聲。

出金陵

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浮雲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
酬王微之

一雨迴颺助蓐收。炎曦不復畏金流。君家咫尺堪乘興。想岸烏紗對奕秋。
題玉堯亭

傳聞天下此埋堙。千古誰分僞與真。每向小庭風月夜。却疑山水有精神。
贈僧

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閑。
嘲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繇菴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
和淨因有作

朝紅一片墮臙塵。禪客翛然感此辰。更覺城中芳意少。不如山野早知春。
張工部廟

使節紛紛下禁中。幾人曾到此城東。獨君遺像今如在。廟食真須德與功。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三絕句

高山流水意無窮。三尺空絃膝上桐。默默此時誰會得。坐凭江閣看飛鴻。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銷銖。醉鄉舊業拋來久。更欲因君稍問塗。

三

欵枕狂歌擊唾壺。直將軒冕等銷銖。醉鄉歧路君知否。不似人間足畏塗。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祗涕洟。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棠棣鵲鴿詩。

觀王氏雪圖

崔嵬相映雪重重。茅屋柴門在半峯。想有幽人遺世事。獨臨青峭倚長松。

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
一本作默默誰令識道真

宰嚭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

郭解

籍交唯有不貲恩。漢法歸成棄市論。平日五陵多任俠。可能推刃報王孫。

古寺

寥寥蕭寺半遺基。遊客經年斷履綦。猶有齊梁舊時殿。塵昏金像雨昏碑。

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幕天無日地無塵。百紫千紅占得春。野草自花還自落。落時還有惜花人。

二

尚有殘紅已可悲。更憂回首祗空枝。莫嗟身世渾無事。睡過春風作惡時。

魚兒

邊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尙相歡。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

離鄞至菁江東望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丹樓碧閣無處所。祗有谿山相照明。

信州迴車館中作二首

太白山根秋夜靜。亂泉深水遶牀鳴。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

二

山木漂搖臥弋陽。因思太白夜淋浪。西窗一榻芭蕉雨。一作芭蕉一枕西窗雨。復似當時水遶牀。

天童山溪上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唯有幽花渡水香。

鄞縣西亭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食窮城度兩年。更作世間兒女態。亂栽花竹養風煙。

寄和甫

水村悲喜拆書看。聞道并州九月寒。憶得此時花更好。舉家憐女不同盤。
寄伯兄

身留海上去何時。祇看春鴻北向飛。安得先生同一飲。蕨芽香嫩製魚肥。
別鄞女

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祇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

真州馬上作

身隨飢馬日中行。眼入風沙困欲盲。心氣已勞形亦弊。自憐於世欲何營。

登飛來峯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讀漢功臣表

漢家分土建忠良。鐵券丹書信誓長。本待山河如帶礪。何緣菹醢賜侯王。

詠月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清光雖在不堪行。

金山

怪祕陰靈與護持。重丹複碧煥參差。滄江見底應無日。萬丈孤根世不知。

疊翠亭

煙籠遠浦迷芳草。日照澄湖浸碧峯。幸有清樽堪酌。忍陪良友不從容。

默默

默默長年有所思。世間談笑強追隨。蒼髯欲出朱顏謝。更覺求田問舍遲。

達本

未能達本且歸根。眞照無知豈待言。枯木巖前猶失路。那堪春入武陵源。

寓言二首

太虛無實可追尋。葉落松枝謾古今。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自有疑心。

二

本來無物使人疑。却爲參禪買得癡。聞道無情能說法。面牆終日妄尋思。

偶書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使驚猜。

揚子

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祿。虛爲新都著劇秦。

讀維摩經有感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冥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

春日卽事

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閑行。細思擾擾夢中事。何用悠悠身後名。
贈安太師

獨龍岡北第三峯。逋客歸來老更慵。敗屋數椽青繚繞。冷雲深處不聞鐘。
送李生白華巖修道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道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爲傳消息結因緣。
寄道光大師

秋雨漫漫夜復朝。可嗟葑屋望重霄。遙知宴坐無餘念。萬事都從劫火燒。
示報寧長老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棗棧我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
紅梨

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
鷗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驢二首

力伴龍象或難堪。唇比仙人亦未慚。臨路長鳴有真意。盤山弟子欠同參。

二

雖得康莊亦好還。每逢溝壑便知難。由來此物非他物。莫道何曾似仰山。

卷三十五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二

馮几微言絕。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饗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四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輶。西去不更回。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泫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夏鼎傳歸啓。虞羹想見堯。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二

玉冊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虛卜五年征。羽衛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蚊龍蟄。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雎求窈窕。卷耳念勤勞。聖淑才難擬。休明運繼遭。岡原今獻卜。帷辰正攀號。

二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遷館御。祖載出宮菽。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正肅吳公挽辭三首 公嘗舉賢良。終河南守。葬鄭。予舉進士時公知舉。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搢紳終倚賴。贈襚極哀榮。豈慕公孫貴。平生學董生。

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書蠹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三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謀讓裨謏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人復。出甲甘陵叛

黨銷東第祗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二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賈傅。佳城今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勳在。神寄丹青審象同。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佩紫陽宮。

元獻晏公挽辭三首

二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傅尊。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填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抗論辭多祕。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三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所。髣髴寄丹青。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一作繼天衢。鋤耪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但留陳迹在龜趺。

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輿。

正憲吳公挽辭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國山川氣。榮附中天日月光。更化事功參虎變。贊元時序得金穰。傷心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柏一行。

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重爲蒼生起。終隨逝水流。淒涼歸部曲。零落掩山丘。許國言猶在。姦諛可使羞。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慶歷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喪。薰歇曾攀桂。甘留所憩棠。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二

藏室亡三篋。得之公最多。露晞當晚景。川逝作前波。惠寄輿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攜手處。清淚邈山河。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我未平。有風吹畫翬。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在。流傳世上名。

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爲瑞。如何去不歸。琴樽已寂寞。筆墨尙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地蟠江漢久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略。北來光祿擅詩名。密章贈楹連三組。畫翬喪車載一旌。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歡迹已陳。它日白衣霄漢志。暮年朱紱水雲身。虛容劍几今長夜。小隱山林秬舊春。豈惜埋辭追往事。齒衰才盡獨傷神。

馬玘大夫挽辭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從容他日喜。奄忽暮年悲。江月明丹旆。湖風冷纈帷。音容雖可想。材力竟何施。

宋中道挽辭

文史傳家學。聲名動帝除。蘭堂空作賦。金匱不離書。勝事悲疇昔。清談想緒餘。吹簫索上去。歸國有魂車。

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稱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王逢原挽辭

蒿里競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葛興祖挽辭

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猶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三首

文采機雲後。知名實妙年。銀鉤工壯麗。金薤富清妍。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令猗氏監。遺愛有良田。

二

皖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踠壯時。太史滯留終不偶。中郎制作遂無施。二千石祿今何有。四十車書昔漫知。海曲冷雲埋拱木。延州空挂暮年悲。

三

前旌一幅粉書名。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詞人空甫里。謾留悲鶴老華亭。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歸處仙翁終不遠。新墳東見海山青。

王子直挽辭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書能敘事。子雲於世不徵名。丘墳慘淡箕山綠。門巷蕭條穎水清。握手笑言如昨日。白頭東望一傷情。

孫君挽辭 名適

喪車上新壟。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暫還。無兒漫黃卷。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事。相看一夢間。

處士葛君挽辭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特擅山川秀。相承黻冕華。猗君有清尚。於世不壅夸。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 鄧忠臣母

永壽開新邑。長沙返舊塋。金葩冷鈿軸。粉字暗銘旌。薤久露難濕。蘭餘風尚清。慶鍾知有在。令子合升卿。

二
子引金閨籍。身開石窠封。靈輜悲吉路。象服儼虛容。楚挽雖多相。萊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底。劍自喜相逢。

致仕邵少卿挽辭二首

謝眺城中守。梁鴻基下歸。素車馳吉路。丹旆卷寒輝。撫几虛容在。瞻圖實貌非。無因置一酌。空此嘆長違。

二

杯酒邗溝上。紛紛已十年。音容常想見。風跡每流傳。老去元卿位。新開太守阡。慶門當更大。子弟固多賢。

葛郎中挽辭二首

卷卷纈帷輕。空堂晝哭聲。衣冠遺故物。杯案若平生。白馬有悲送。赤車非古行。低徊九原日。光景在銘旌。

二

蠻荆長往地。湖海獨歸時。旅襯蛟龍護。銘旌鴈鷺隨。此生要有盡。何物告無期。一片幽堂石。公知我不欺。

悼王致處士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分遺秉。弱子松間拾墮樵。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餽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蘇才翁挽辭二首

空餘一丹旆。無復兩朱轡。寂寞蒜山渡。陂陀京口原。音容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尙有故人淚。滄江相與翻。

二

翰墨隨談嘯。風流在弟兄。浮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使節何年去。喪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悼慧休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

卷三十六

集句古律詩

送吳顯道五首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峯如連環。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震宛冲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翔寥廓。吾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二

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十五年前此會同。天際張帷列樽俎。公今此去何時歸。我今停杯一問之。春風兩岸水楊柳。昔日青青今在否。偶向東湖更向東。杏花兩株能白紅。落拓舊遊應記得。插花走馬月明中。荏苒荏苒瞻西海。明年花開復誰在。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少壯幾時奈老何。與君把箸擊盤歌。歌罷仰天歎。六龍忽蹉跎。眼中了了見鄉國。自是不歸歸便得。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三

臨川樓上柅園中。羅幃繡幕圍香風。舳舻一棹百分空。看朱成碧顏始紅。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舊事無人可共論。惟君與我同懷抱。

四

忽憶舊鄉頭已白。牙齒欲落真可惜。臨江把臂難再得。江水落花豈終極。

五

百年多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放開。功名富貴何足道。且賦淵明歸去來。

送吳顯道南歸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二十八宿羅心胸。何不上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無人住。宅中青桑葉宛宛。澗水流過田中路。遙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紅亭驛路掛城頭。憶君祇欲苦死留。天際張帷列罇俎。君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顏。勸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遇酒當歌且歡喜。船頭朝轉暮千里。眼中之人吾老矣。九疑聯絲皆相似。負雪崔嵬插花裏。萬里衡陽鴈。尋常到此迴行逢。二三月好與鴈同來。鴈來人不來。如何不飲令心哀。莫厭瀟湘少人

處。謫官罇俎定常開。

贈寶覺井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興趣。江湖迴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若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浮念劇含梗。今朝忽相見。眸子清炯炯。夜闌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色有諸嶺。白首對汀州。猶思理煙艇。

金山寺

招提憑高岡。四面斷行旅。勝地猶在險。浮梁翼相拄。大江當我前。颭灑翠綃舞。通流與廚會。甘美勝牛乳。扣欄出竄鼉。幽姿可時覩。夜深殿突兀。太微凝帝宇。壁立兩崖對。迢迢隔雲雨。天流賸得月。月落聞津鼓。夜風一何喧。大舶夾雙艣。顛沉在須臾。我自檝迎汝。始知像教力。但度無所苦。憶昨狼狽初。只見石與土。榮華一朝盡。土梗空俯僂。人事隨轉燭。蒼茫竟誰主。咄嗟檀施開。繡楹盤萬礎。高閣切星辰。新秋照牛女。湯休起我病。轉上青天去。攝身凌蒼霞。同凭朱欄語。我歌爾其聆。幽憤得一吐。誰言張處士。雄筆映千古。

化城閣

會宮憑風回。兩岸聞鐘聲。百里見秋毫。一作鑿翠開戶。牖搆雲有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俛視大江奔。衆山遙相迎。一作茫茫與天平。大江蟠嵌根。旋流一作回波自成浪。却略羅翠屏。秀色各異狀。楞伽海中。迴一作查出。霄漢上。中有不死庭。天龍盡回向。惜哉不得往。側坐渺難望。擁掩難恕宥。一作登茲。

翻百憂意欲鏗疊嶂。登臨獨無語。一望一悵。一本無此二句。忽憶少年時。孤嶼坐題詩。空懷焉能果。唯有故人知。

明妃曲

我本漢家子。早入深宮裏。遠嫁單于國。憔悴無復理。穹廬爲室旃。爲牆炮塵暗。天道路長。去住彼此無消息。明明漢月空相識。死生難有却回身。不忍回看舊寫真。玉顏不是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朝爲漢宮妃。暮作胡地妾。一作今日漢宮妃。明朝胡地妾。獨留青塚向黃昏。顏色如花命如葉。

懷元度四首

秋水纔深四五尺。扁舟斗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攔手。正是歸時君不歸。

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蒲萄初醖醅。不見祕書心若失。百年多病獨登臺。

三

思君攜手安能得。上盡重城更上樓。時獨看雲淚橫臆。長安不見使人愁。

四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懷抱。孤坐屢窮辰。山林跡如掃。數枝石榴發。豈無一時好。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招元度

早知皆一作身是自拘囚。年少因何一作何因有旅愁。自是不歸歸便得。陸乘肩輿一作籃輿水乘舟。

示黃吉甫

三山半落青天外。勢比凌歊宋武臺。塵世難逢開口笑。生前相遇且銜杯。

送張明甫

舫船一棹百分空。十五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贈張軒民贊善

潮打空城寂寞迴。百年多病獨登臺。誰人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

望之將行

江涵秋景鴈初飛。沙尾長檣發漸稀。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長送釣船歸。

招葉致遠

山桃野杏兩三栽。嫩葉一作藥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

獨行

朱顏日夜一作漸不如故。深感杏花相映紅。盡日獨行春色裏。醉吟誰肯伴衰翁。

江口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畫處。參差煙樹五湖東。

戲贈湛源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爲算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與北江道人

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識字終投閣。幸是元無免破除。

梅花

白玉堂前一樹梅。爲誰零落爲誰開。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卽事五首

漸老逢春能幾回。蓬門今始爲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花前把一杯。

二

一樹籠鬆玉刻成。遊蜂多思正經營。攀枝弄雪時回顧。還繞櫻桃樹下行。

三

幽棲地僻經過少。鍾梵聲中掩竹門。唯有多情枝上雪。暗香浮動月黃昏。

四

遮莫鄰雞下五更。願爲閑客此閑行。欲知前面花多少。顛倒青苔落絳英。

五

春光冉冉歸何處。細雨斜風作夜寒。猶有數葩紅好口。老年花似霧中看。

春風

春風吹園雜花開。青天露坐始此迴。一杯一杯復一杯。笑言溢口何歡咍。古人白骨生青苔。我獨不飲何

爲哉。何時出得禁酒國。壘麴便築糟丘臺。

春雪

春雪墮如筴。渾家醉不知。泥留虎鬪跡。愁殺路傍兒。

花下

花下一壺酒。定將誰舉杯。雪英飛落近。疑是故人來。

春山

春山春水流。曲折方屢渡。荒乘不知疲。行到水窮處。依然舊童子。要予竹西去。歸時始覺遠。草蔓已多露。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漠然收。煙濃草遠望不盡。物換星移度幾秋。至竟江山誰是主。卻因歌舞破除休。我來不見當時事。上盡重城更上樓。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三首

天雨蕭蕭滯茅屋。冷猿秋鴈不勝悲。牀牀屋漏無乾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二

簷雨亂淋幔。風悲蘭杜秋。相看更促膝。人老自多愁。

三

片雲頭上黑。浙浙野風秋。室婦歎鳴鶴。分爲兩地愁。

示蔡天啓三首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鉤。銛鋒瑩鷓鴣。價重百砵礮。脫身事幽討。禪龕只晏如。劃然變軒昂。慎勿學哥舒。

二

蔡子勇成癖。劍可萬人敵。讀書百紙過。穎銳物不隔。開口取將相。志氣方自得。偃仄何偃仄。未見有一獲。蕭條兩翅蓬蒿下。未能生彼升天翼。焉能學堂上燕。絢練新羽翮。

三

身着青衫騎惡馬。日馳三百尙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

烝然來思 并序

烝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薨麋饋我。我飲饒之。宿西水滸。故作是詩。念我獨兮。亦莫我顧。烝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爾殺伊脯。酌言醕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率西水滸。有客宿宿。宿於時語語。山有橋松。江有渚。式遄其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唱。子和女。

示楊德逢

我行其野。春日遲遲。有菀者柳。在水之湄。有鳴倉庚。豈曰不時。求其友聲。頡之頡之。嗟我懷人。何日忘之。六日不詹。方何爲期。期逝不至。我心西悲。跂予望之。其室則邇。一者之來。我心則喜。我之懷矣。升彼虛矣。愛而不見。云何吁矣。

云道光及安太師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筍及蒲。既生既育。擗飛維鳥。集於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在彼空谷。既往既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巖。或降於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老人行

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還爲老人調。兩家挾詐自相欺。四海傷真誰復諂。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古來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

離昇州作

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

倉頡

倉頡造書不詰自明。於乎多言。祗誤後生。

卷三十七

集句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嬈。簫史空房寂寞施。總帷棄我不待白頭時。

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蕤雲旂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疊鼓遙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水頭宿兮草頭坐。在野只教心膽破。更韞彫鞍教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迴拋鞚抱鞍橋。往往驚墮馬蹏下。

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廚絡繹送八珍。明妃初嫁與胡時。一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今一食日還併。短衣數挽不掩脛。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強保天性。

五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來雙眼明。勸我酌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央。豈知此聲能斷腸。如今正南看北斗。言語傳情不如手。低眉信手續續彈。彈看飛鴻勸胡酒。

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不歸。當時還見鴈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塚路邊南鴈盡。兩處音塵從此絕。唯向東西望明月。

七

明明漢月當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消息。時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倚紅顏能

騎射千言萬語無人會。漫倚文章真末策。

八

死生難有卻回身。不忍重看舊寫真。暮去朝來顏色改。四時天氣總愁人。東風漫漫吹桃李。盡日獨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眠。鶯飛燕語長悄然。

九

柳絮已將春去遠。攀條弄芳畏晷晚。憂患衆兮歡樂鮮。一去可憐終不返。日夕思歸不得歸。山川滿目淚沾衣。萼圭苑裏西風起。歎息人間萬事非。

十

寒聲一夜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兕吼。詩成吟詠轉淒涼。不如獨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聞。胡人高鼻動成羣。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何時復來見。

十一

晚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破除萬事無過酒。虜酒千盃不醉人。含情欲說更無語。一生長恨奈何許。饑對酪肉兮不能餐。強來前帳臨歌舞。

十二

歸來展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秦人一作家築城備胡處。擾擾唯有牛羊聲。萬里飛蓬映天過。風吹漢地衣裳破。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

十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生得胡兒擬棄捐。一始扶牀一初坐。抱攜撫視皆可憐。寧一作器知遠使問名姓。引袖拭淚悲且慶。悲莫悲於一作兮生別離。悲在君家留二一作兩兒。

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恥。恩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暮山谷裏。腸斷非關隴頭水。兒呼母兮嗚失聲。依然離別難爲情。灑血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燒盡。紛紛黎庶逐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有百家存。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覆誰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恨勞精神。新人新人聽我語。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分離兮意難任。死生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恍然天地半夜白。閨中祇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兮各一方。憔悴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腰纓與驂騶。安得送
我置汝傍。胡塵暗。天道路長。遂令再往之計。墮眇芒。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時終。笳一會兮琴一
拍。此心炯炯君應識。

虞美人

虞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同輦隨君侍君側。六宮粉黛無顏色。楚歌四面起。形勢返蒼黃。夜聞馬嘶曉無
迹。蛾眉蕭颯如秋霜。漢家離宮三十六。緩歌慢舞凝絲竹。人間舉眼盡堪悲。獨在陰崖結茅屋。美人爲黃
土。草木皆含愁。紅房紫萼處處有。聽曲低昂如有求。青天漫漫覆長路。今人犁田昔人墓。虞兮虞兮奈若
何。不見玉顏空死處。

甘露歌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今日含何朝。盡日含毫難比興。都無色可並萬里。晴天
何處來。真是屑瓊瑰。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皪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唯有故人知。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
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
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後庭遺曲。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單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漁家傲二首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洊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鳥尋遊伴。卻拂僧牀裹素幔。千巖萬壑春風暖。一弄松聲悲急筦。吹夢斷。西看窗日猶嫌短。

二

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欵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卻邯鄲道。

清平樂

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茅舍。閒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嬌紅冶。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閑能有幾人來。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爲誰零落爲誰開。

浪淘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祗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沉淪。祗爲從來認識神。作麼有疎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卽法身。

二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訴衷情五首和俞秀老鶴詞

常時黃色見眉間。松桂我同攀。每言天上辛苦。不肯餌金丹。憐水靜。愛雲閑。便忘還。高歌一曲。巖谷迤邐。宛似商山。

二

練巾藜杖白雲間。有興卽躋攀。追思往昔如夢。華轂也曾丹。塵自擾。性長閑。更無還。達如周召。窮似丘軻。祗箇山。

三

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卽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

持。羸取瀉山。

四

營巢燕子逞翱翔。微志在雕梁。碧雲舉翮千里。其奈有鸞皇。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自時降在一切天。魔掃地焚香。

五

莫言普化祗顛狂。眞解作津梁。驀然打箇筋斗。直跳過羲皇。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將他建立認作心誠。也是尋香。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

歸依衆。梵行四威儀。願我遍遊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永滅世間癡。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了法更無疑。歸依佛。彈指越三祇。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三界裏有取總災危。普願衆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惟。三寶共住持。

卷二十八

四言詩

潭州新學詩并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與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於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勸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襪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噫。遷哉。迫阨卑汚。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榱榑。撤故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古之讀書。凡以爲己。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況於閭里。無實而莠。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新田詩并序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尙書比部郎中趙君尙寬之來。問敝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與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敎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牽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士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唐之私廩。固之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鑿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

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於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三歲於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獵較詩并序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籒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籒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爲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義以之可否。污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諉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獵較獵較。誰禽我有。國人之慄。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占其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雲之祁祁答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於淵。苗之翹翹。或槁於田。雲之祁祁。或雨於野。有槁於田。豈不自我。嗇兮其隳。其在西郊。匪我爲之。我歌且謠。蔚兮其復。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德。

古賦

龍賦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出乎喪己。而未始出乎喪己。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歷山賦 并序

餘杭縣人有與季父爭田於縣於州於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嵒嵒兮予汝耕之孰汝彊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峨峨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愆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思歸賦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爨風條條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爲乎此旅

釋謀賦

雲冥冥兮蔽日風浩浩兮吹沙出予駛兮不得塊獨處兮咨嗟嗟天地兮無窮暑與寒兮相客以短褐兮憂親孰知予兮孔棘維抱關兮擊柝乃予仕兮所宜祿可辭兮尙冒養孰割兮方虧豈吾事兮固拙寧我辰兮獨悖信物默兮有制尙可侔兮內外

樂章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上梁文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粹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尙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賚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寶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辮年年享。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社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舉。代襲龍光。啓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皇帝萬歲。

銘

蔣山鍾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鍾。以警沉昏。

明州新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與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

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璨公信心銘

沔彼有流。載浮載沈。爲可以濟。一壺千金。法譬則水。窮之彌深。璨公所傳。等觀初心。

讚

蔣山覺海元公眞讚

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自南自北。弗句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惟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梵天書讚

梵天尙實。厥乘孔雀。雞知時語。鈴戒沈濁。躡身黃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讚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眞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空覺義示周彥眞

覺不徧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徧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卷二十九

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

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閩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

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以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成誥。

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昏耄。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

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

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以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譔譔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特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特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

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期廷有所放緹。以

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

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殿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

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目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

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

庶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

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叛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叛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叛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憤憤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叛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

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專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

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進戒疏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

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卷四十

奏狀

乞免就試狀

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尙宜有辜。幸蒙寬赦。卽賜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今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遂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

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卽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辭集賢校理狀四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臯。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者避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墮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

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採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奉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令臣不得辭免。是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苟可以得。則或悉力以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苟求冒取。亦無所不至。今朝廷特除以爲校理。則再三紊朝廷終不敢受者。誠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寧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苟止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爲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爲小有異行。臣無其實。而敢冒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蒙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足以供職京師。而

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爲苟舉。而臣爲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語。以至於再三。伏乞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惶恐迫切之至。

四

右臣蒙恩除集賢校理。以分不當得。已累會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二十四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更不許辭讓。臣以小官非敢以禮爲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爲迫下。不承不爲慢上。以其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爲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迫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聖慈俯察臣愚。特與追還所授。臣無任。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聖恩深厚。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然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黽勉不敢久違恩指。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蒙恩有此除授。臣竊觀朝廷用人。皆以資序。臣入館最爲日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論。伏望聖慈察臣誠心。非敢飾讓。特賜追還所授。

二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朝廷用人之體。今特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追還所授。

三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疏遠小臣上煩朝廷敦獎如此。而區區所陳終不敢止者。誠以謂進在臣先而才行當蒙擢。則與之宜有先後。臣入館資序最爲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爲非朝廷用人之體。此臣所以不敢也。念臣異時得以被進。臣雖不肖。豈敢復辭。且臣已緣辭避職事而不爲朝廷所察。今若又迫於敦諭。黽勉供職。則是臣每飾辭讓之虛文。以玩黷朝廷。人雖不以爲言。臣亦何顏以立於世。蓋以臣事君苟心知其甚不可。則寧得罪而有不從。況臣幸在聖人至仁隆寬盡下之時。謹分守以辭其所不當得之寵榮。必無方命之罰。則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伏望聖慈察臣如此。早賜追還所授。

四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卑賤之臣屢煩聖恩敦諭。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以徼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終於託不得已以鑿寵授。則是臣飾行食言。而實無自守之義。非所以稱朝廷獎遇之意。而明區區避讓之本心。寧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爲浮僞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伏望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五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勅供職。聖恩所以加臣

者如此。非臣陷胸隕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爲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之實也。度越衆人而貪其所不當得。非所以爲廉讓。知其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爲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其寵利。非所以爲忠信。無廉讓。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居下姦利之人。窺朝廷之間。爭飾僞讓。以徼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在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避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罪。必不敢以身爲亂俗之首。伏乞斷自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六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者。聖恩深厚。一至於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職事而不爲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聖恩不卽聽許。然臣已習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僞讓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天聰。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爲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僞讓之謗。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絕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于辭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于忠信。臣若託不得已。終叨寵利。不顧其已出之言。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忠信而爲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辭讓毀忠信之嫌。

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方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說。誠不敢以身累國。非特欲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聖慈。卽賜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臣亦不失所守之信。

七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朝廷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俊之時。幸得著位外庭。豈非榮顯。況又蒙拔擢。備任清要。丁寧獎勵。使必就官。此雖隕首刳心。自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資在臣前。尚有未蒙選者。臣若苟見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詘已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言喪志。以順命爲悅。夔寵利者。臣之醜行。今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爲醜行。此臣之所不諭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升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聖慈。哀臣懇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勅差臣同修起居注。伏念臣行能無異衆人。入館愈爲日淺。向叨選擢。嘗已固辭。幸蒙聖恩。方賜聽許。今同館之士。才能資序。出臣右者尙多。而又蒙誤恩。有此除授。在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住京師。親老口衆。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百端。未得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一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罪。而得紓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

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二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臣愚不肖。幸當朝廷拔擢賢雋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然臣入館最爲日淺。而行能無異衆人。故不敢度越衆人以饜寵利。向時守此說以辭朝廷之命。至於八九。而聖恩不以臣言爲不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尙多。遽蒙聖恩。有此除授。令臣今而可受。則向之辭命。至於八九者。果何心也。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恩朝廷。終則徼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何以異於伯石。臣誠固陋。終不敢奸子產之所惡。以上昭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曰。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辭。伏望聖恩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使臣得遂前言之信。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三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聖恩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恐震怖。不知所爲。然臣義有所不敢爲。故不敢冒恩。苟止伏念。臣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尙多。故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而所除始祖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

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入仕。磨勘遷官。本圖宦達。非敢苟爲高抗。至於恩踰理分。度越衆人。官謗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衆。久住京師。近嘗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嘗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下則以便親而求外補。朝廷之所宜從。伏望聖慈。哀臣懇迫。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以便私養。且令臣無進越冒榮之罪。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四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懇。已具前奏。螻蟻微誠。未能上動聖聽。臣誠惶怖。不知所爲。然臣愚不肖。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允衆人之望。而因循之弊。可以遂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嚮蒙擢擢。卽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許。纔及數月。卽欲度越衆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此。豈稱朝廷擢擢之意。雖令言者不以是爲臣罪。臣實無顏以處。伏望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還所授。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五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勅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然不敢避逋慢之罪。而苟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以不敢上累朝廷。蓋臣有冒榮失守之罪。則朝廷亦有選

授失人之謗。因啓天下好利之士。僞讓以要君。則甚傷聖時風俗。此臣之所大懼也。若聖恩幸聽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臣爲不失所守。臣能不失所守。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廷不失所選。而又隆寬廣裕。以曲盡臣志。謂宜無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必欲擢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已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終免於罪戾。則循次受選。自不爲遲。當朝廷清明。拔用賢雋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衆人。誠以不敢度越衆人。故嘗自列。至於八九朝廷隆寬。盡下已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卽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者謂臣要君以僞。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聖慈。察臣所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赴闕狀三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罪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卽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卽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疾。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通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

三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竇惶

怖不知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常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違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卽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令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之至。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黽勉典當領路大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逮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宮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鞠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

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覩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職事所及。不爲苟且。以臣鄙薄。實爲不如。竄

之禁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舉呂公著自代狀

具某官呂公著。沖深而簡謀。寬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衆人知之有所不盡。如蒙選用。得試其才。必有績効。不孤聖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

前件官公廉自守。曉達民事。嘗知撫州臨川縣。縣人至今稱說。以爲良吏。督率百姓。修復陂防。所溉頃畝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興修功利。或選人才典領劇郡。皆可任使。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屯田員外郎溫州通判劉彝。聰明敏達。有濟務之材。堪充升擢繁難任使。

勅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具位臣某。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宣令。臣同罪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限一月內具姓名聞奏。卽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軍州已上人數。右具如前。伏緣臣所職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大使。臣卽不見在堪充主兵官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同罪保舉不拘路分有武勇謀略三班度臣二員。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者。始謹具如前。臣伏覩東頭供奉官權渭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蓋傳。有智略能訓治軍旅。東頭供奉官江寧府龍安

鑣巡檢王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盜賊。臣今保舉堪充邊上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其人並不是臣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節文同罪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姓名聞奏。卽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數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秦州古渭寨都監段充。武勇才略可用。嘗以戰鬪有功。堪充主兵官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資敘。所准宣命令舉兩人。今且保舉到段充一員。尙闕一員。見訪求別狀舉次。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卷四十一

筓子

擬上殿筓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惓惓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

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陛下有恭儉之聲。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謂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

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倖諂諛。姦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汗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倦倦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驚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

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窮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墮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流通。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筭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陛下

尙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進止。

言尊號筭子 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已遽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筭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卽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論館職筭子二道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尙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陛願下察舉。

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能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人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惟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

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睦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以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睦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綏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卽能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卽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祗

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卽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卽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鎮藩。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

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聞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

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卷四十二

筍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筍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涇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權糴。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

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絀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烏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辜。取進止。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臣伏奉今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到勅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白不擾。而政迹尤異。實惠及民。有如係三周年或三十個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上。其知州軍許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知縣縣令卽更與本處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舉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一條列。奏委中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卽進呈取旨。當議量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任。令臣撰勅辭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令守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勅意有於方今事變尙未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亦大

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使係三年及三十月替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比及朝廷報許。卽其人係三十月替者。已及替期。係三年替者。亦已去替期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未赴任。亦多已待闕一年。方復使之還就審官。別求差遣。卽於人情有所未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爲其自知勢可以久。則果於有爲。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若一年以上。卽皆許之舉留。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令。又早自知其當久。而於興利除害敢有所爲。所有勅詞。臣雖已具草。如以臣議爲允。只乞於所降勅語內。除去如係三周年或三十個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二十二字。取進止。

乞朝陵筭子

臣當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常遷坐之時。方以遭喪疾病在外。今蒙召還。復備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拜諸陵。臣欲備使。冀得少紓螻蟻區區感慕之情。伏望聖慈特賜矜許。取進止。

乞免修實錄筭子

臣准閣門報勅。差臣與吳充同修英宗皇帝實錄。竊緣臣於吳充爲正親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緝。不如吳充精密。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聖恩詳酌指揮。所有勅牒。臣未敢受。取進止。

乞改科條制筭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

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會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勅命施行。

廟議筭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邊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學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服筭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

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期年及總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己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議南郊三聖並侑筭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議郊祀壇制筭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圓。

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

議郊廟太牢筭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祔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祔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國朝開寶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一犢。一郊壇用犢三。又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嘉祐中。仁宗親祫。卽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騶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并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一貼黃。竊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聖旨。唯親祠並祫享。每室用太牢。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筭子

伏爲北郊所祭皇地示。並神州地示。祗合坎瘞。自來卻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

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觀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爲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卽無標燎之文。伏觀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瘞儀。卻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於神。欲乞不候議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示之異。上副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勅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登煙。祭皇示地理瘞。蓋燔柴則升煙於上。瘞埋則達氣於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錄。凡祭祀地示。則爲瘞。瘞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爲瘞。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壇。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進鄴侯遺事筭子

臣前日伏奉聖旨。許進鄴侯遺事。今繕錄已具。然無別本參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尙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勗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願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可備省覽。謹隨筭子上進。

卷四十三

筍子

辭男雱說書筍子

臣今日伏奉聖旨。除男雱大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臣雖已奏論非宜。尙未蒙恩開允。事有關於國體。豈敢冒昧不言。臣竊觀陛下卽位已來。愼惜名器一介之任。必欲因能講藝之臣。尤爲遴選。如雱學問荒淺。加以未更事任。試之筍庫。尙懼不勝。論經之地。實非所據。陛下必欲誤加獎擢。實恐上累知人任使之明。伏乞聖慈。察臣懇款。追還成命。以合衆論之公。取進止。

辭男雱授龍圖筍子三道

臣伏承聖恩。以修撰經義罷局。除臣男雱龍圖閣直學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蒙陛下知獎。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尙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諭。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錄進書微效。遂不敢辭。自爾以來。雱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二

臣伏奉詔書。以臣乞免。臣男雱恩命。未賜允俞。臣之懇誠。已備前陳。螻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典。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聖聽。早賜追寢。誤恩。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雱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懇款。已具前契。聖恩深厚。未卽矜從。在臣區區。實不寧處。如臣叨昧。尙所難勝。況又賤息何名。享此賞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聖慈察臣父子。皆荷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而已。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進字說劄子

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矇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億。既久。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熒爝。所敢銜冒。承命。遑迫。置慚。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間。千百。有一。儻符。神恂。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汙。宸辰。臣無任。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元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宜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正。

臣頃奉勅。提舉修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啓訓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如左。伏望清燕之間。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卽乞付外施行。臣干冒天威。無任云云。取進止。

尙書義

皋陶謨。按見其惡。當作按其見惡。

益稷。故懋使之化。當作則懋使之化。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怪。完而無傷。故謂之怪。怪當作犧。

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爲宗故也。五行猶未離於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丕。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字。

今欲刪去。

又云。陶復陶穴尙矣。後世易之棟字。而其官猶曰司空。因其故。不忘始也。已上二十六字。今亦欲刪去。

周禮義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

大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

誦訓。以詔王觀事。當去王字。

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

家人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已上八字。今欲刪去。
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逆。

大馭有軌也。軌當作軌。

大行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四字。今欲刪去。

詩義

北風。北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喑者聲也。霏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者遠。聚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爲威虐後甚於前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刪去。改云。北風之寒也。而以爲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爲喑。此以言其爲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爲霏。雨雪之集也。而以爲霏。此以言其爲虐。

君子偕老。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者。服之盛也。服之盛字下。今欲添質宜之三字。又云。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泄裨也者。亦服之盛也。亦服之盛字上。欲減亦字。服之盛字下。欲添文宜之三字。定之方中。說於桑田者。者當作則。

干旄州里之士所建。今欲改爲鄉黨之官所建。

有女同車。公子五爭。爭當作爭。

駟鐵。駟馬旣閑。駟當作四。

墓門食椹而甘。椹當作甚。

七月去其女桑而猗之。然後柔桑可得而求也。已上十六字。今欲刪去。改云承其女桑而猗之。然後遠揚可得而伐也。

又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下添云蠶女事也。故稱月焉。

又云猗薪之也。言猗女桑則遠揚可知矣。言伐遠揚則女桑可知矣。皆伐而猗之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車攻言其連絡布散衆多若奕棋然。已上十二字。今欲刪去。

小旻發言盈廷。廷當作庭。

桑扈受福不那。那當作那。

生民麻麥懷懷。麥當作麥。

公劉篤之字。从竹从馬。馬行地無疆。以竹策之。則力行而有所至。篤之爲言力行而有所至也。已上三十

四字。今欲刪去。

卷阿諷諷然盛多。然當作其。又云。故次以既醉太平也。多太平二字。今合刪去。

召旻昏非所以爲哲字。上漏明字。今合添。

時邁政之所加。孰敢不動懼。今欲改去。政之所加。孰敢不震動疊息。

那馨管將將管當作筦。

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尙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十三字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亦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改詩義劄子

臣子雱奉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聖覽。故一二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爲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默。所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聖旨具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處。并略具所以刪復之意。如合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小有刪改。即依聖旨指揮取進止。

答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九月十一日

臣伏奉手詔。依違之罪。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既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誤者。責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取進止。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今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宜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諛爲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撰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臣無任。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并乞賜額筭子

臣幸遭興運。迢拔等夷。知獎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願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筭子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雩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雩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籩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碩。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省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雩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令永遠追薦。冒昧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取進止。

謝宣醫筭子

食浮擬災。自取危疾。敢籲天聽。上煩愍惻。不圖聞徹。特冒慈憐。亟遣內臣挾醫馳降。臣背瘡餘毒。卽得仇竄敷貼不完。尙以風氣冒悶。言語塞澁。又賴杜壬診療。尋皆痊愈。臣迫於衰暮。自分捐沒聖時。朽醜更生。實叨殊賜。戴天荷地。感涕難言。臣瞻望闕庭。不任屏營汎瀾激切之至。

卷四十四

筓子

乞解機務筓子六道

臣以羈旅之孤。蒙恩收錄。待臯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小大紛然。臣實任其臯戾。非賴至明辨察。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款。未蒙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勵精衆治。事事皆欲盡理之時。乃以昏疲久尸宰事。雖聖恩善貸。而臯釁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臯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呵。實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二

臣某螻蟻微誠。屢煩天聽。每蒙訓答。未賜矜從。惶怖征營。不知所措。臣今日奏對。近於日旰。不敢久留。以勤聖體。所以依違遂退。即非敢食其言。以道事君。誠爲臣之素守。苟可強勉。而免違忤之臯。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實以疾病浸加。恐隳陛下所付職事。上累陛下。知人之哲。下違臣不能則止之義。此所以彷徨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且臣所乞。特冀暫均勞逸。非敢遂卽田里之安。竊謂聖恩不難賜許。謹具筓子陳乞。伏望聖慈。特垂開允。

三

臣今日得望陛下清光。伏蒙敦喻獎激。可謂備厚矣。臣雖愚黷。豈敢忘陛下至恩盛德。然臣之懇款。亦已具陳。實望陛下照察哀憐。使臣得休養其疲昏。以免曠職之負。而不累陛下知人之明也。臣干忤天威。無任惶怖之至。

四

臣今日伏蒙陛下令呂惠卿宣道聖旨。又令馮宗道隨賜手詔。趣令復位。眷顧之厚。非臣殺身所能上報。然臣不才。無補時事。肝鬲狼狽。已具面陳。君臣之義。實均父子。苟尙可以黽勉。豈敢輕爲去就。誠以義不獲已。須至冒昧天威。陛下至仁。常恐一物失所。況臣特蒙獎擢。久備驅策。夙夜之勞。簡在聖心。豈容不思。所以全安之。而令終於顛躓也。伏望哀憐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早賜處分。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五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封還所上表。不允所乞。臣誠惶誠感。不知所措。竊念臣蒙陛下恩德至深。至厚。方陛下旰食焦思之時。豈宜自求安佚。實以疾疢所嬰。曠廢職事。若不早避賢路。必且仰誤。任使懇懇所懇。具如前奏。伏惟陛下天地父母。曲賜矜憐。察臣干祈出於甚不得已。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謹再具劄子陳乞。臣無任惶怖懇迫祈恩之至。

六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略已昧冒。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敘。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彊禦之爲可畏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臯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使其意氣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閱其有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顧哀猶欲彊以重任。使臣黽勉。尙能有補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顧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倦。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干祈激切之至。

謝手詔慰撫劄子

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慰撫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蒙。伏讀不任感激屏營之至。今日呂惠卿至。臣第具宣聖旨。臣雖糜軀隕首。豈能上酬獎遇。臣自江南召還。獲侍清光。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興堯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誹。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構。合爲沮議。專欲誣民。以惑聖聽。流俗波蕩。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而久妨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疢疾。輒求自放。陛下不以臣狂獩。賜之臯戾。而屈至尊之意。反復誨諭。臣豈敢尙有固志。以煩督責。

只候開假卽入謝。區區所懷。冀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筓子奏知。

謝手詔訓諭筓子

臣以不才。久曠高位。冒昧求解。屢煩聖聽。曲蒙矜允。實荷至恩。繼奉手詔。俯垂訓諭。非臣隕首所能報稱。伏惟陛下躬堯舜盛德。舉千載一隆之政。以福休斯民。萬邦黎獻。所願致死。況臣疎遠疵賤。首蒙察舉。陛下任之至重。而眷之至優。一旦遠離。誠非獲已。苟異時陛下未賜棄絕。而臣犬馬之力。尙足以效。則豈宜背負恩德。長自絕於聖時哉。臣瞻天荷聖。無任激切之至。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筓子

臣今日具表乞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奏。喻以天下之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輟。俛聽伏讀。不勝螻蟻區區感慨。惻怛之至。臣蒙拔擢。備數大臣。陛下所以視遇。不爲不厚矣。豈敢輕爲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卽以變風俗立法度爲先。今待舉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誠行邪說。乃更多於鄉時。此臣不能啓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効也。雖無疾疢。尙當自劾。以避賢路。況又昏眩難。以看讀文字。卽於職事。當有廢失。雖貪陛下仁聖卓然之資。冀憑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憐矜察。許臣所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爲流俗小人所毀。臣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進止。

答手詔令就職筓子

臣累奏乞解機務歸田里。伏奉手詔令臣無復有請。祇服聖訓便宜就職。然臣所以致身許國。正欲行事君之義而已。若致身於辱殆之地。以累陛下知人之明。而令天下後世譏議及國。則非臣所學事君之義也。昔仲山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宣王有任賢使能中興之功。臣既不自知。又昧於知人。信已妄行。以至今日。免於大戮。實陛下天地父母之賜也。若猶冒恩不卽自弛。終恐傷陛下保全臣子之仁。是以不敢伏望陛下哀臣懇至。特賜矜許。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

臣伏奉手詔欲留臣京師。以爲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衰耗。而各釁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爲可處。陛下付託既已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義難以更留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卽臣已嘗面奏所不敢辭。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征營之至。伏取進止。

辭僕射劄子三道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諭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術。叨塵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俯昭惻愍。賜哀憐。追還誤恩。以保危

拙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二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區區所陳。備出肝膈。重煩睿訓。以懼以慚。伏念臣蒙恩自外。召還復得與聞政事。智衰耄及。筋力弗支。仰惟駿德之日躋。深懼薄材之難副。雖未敢以妨賢自弛。願豈宜以非分妄遷。賞浮於勞。實累國體。豈惟私義所不敢安。伏望聖慈深以保全。臣子爲念。早賜追還成命。以允中外論議之公。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睿訓丁寧。豈宜逋慢。顧惟懇款。實有可矜。干忤天威。良非獲已。伏念臣出於孤遠。遭值聖時。弱力而重任。薄功而厚享。夙興夜寐。深懼顛躓。豈敢非分。更叨殊獎。且方陛下發明經術。啓迪人材。而臣偶以乏人。遂當器使。遺經殘缺。既不易知。聖學高明。又難仰副。雖已強顏。應詔實恐難。以頒行。豈意天度包荒。藏疾褒崇。獎勵在所難勝。隆儒尙學。誠陛下盛德。量能知分。亦臣之私義。伏望聖慈俯照誠悃。以其終難昧冒。早賜追寢。誤恩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乞宮觀劄子五道

臣某頃被召還。復汙宰司。行以亢滿易墮。事以衰疾多廢。幸蒙恩釋重寄。尙兼將相之官。自惟憂傷病疚之餘。復當辭劇就閒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跼勉方州。亦將不逮。故因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寧。須至上煩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寧養疾。過蒙眷獎。喻以毋然。非臣糜殞所能仰稱。而臣自離

闕庭所苦日侵。目眩頭昏。背寒膈壅。加之喘逆。稍勞輒劇。若非蒙恩許免。藩任且令休養。卽怒瘳復無期。輒敢昧冒天威。具陳前日悃悃。伏望陛下特垂睿聽。俯亮愚誠。早賜矜從。使得寧濟。卽異時稍堪驅策。誓復罄竭疲驚。臣無任。

二

臣某近輸悃悃。仰丐恩憐。干忤天威。方懷憂畏。伏蒙聖慈。特遣使人賞賜訓諭。以至意撫存顧念。逮及存沒。負荷恩德。無以勝任。瞻望闕庭。唯知感涕。然臣之懇懇。實有可言。伏念臣抱疾以來。衰疲浸劇。若黽勉從事。必不能上副憂勤。而應接之勞。適足以自妨休養。又地閑祿厚。非分所宜。聖心雖示優容。臣終難於叨昧。伏望陛下俯垂燭察。早賜矜從。他日苟獲夷瘳。餘年敢辭驅策。臣無任。

三

臣某比因馮宗道還闕。已具輸區區螻蟻之情。繼蒙撫存。曲賜訓諭。臣誠惶誠感。已具表稱謝。以聞。竊惟天慈終始眷憐。故欲賦以厚祿。示以優禮。不然一州之守。豈覺付屬。乏人。臣憂患餘生。加之疾病。喘焉朝夕。難冀久存。陛下所以愛臣。何啻天地父母。令臣多尸廩賜。重貽亢滿之殃。豈若賜以安閑。使有寧瘳之福。伏望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旅力復可驅馳。敢不致死。以圖報效。臣無任。

四

臣某備位七年。初無分毫績効。以病自列。獲解繁機。而誤恩曲加。寵祿并過。豈臣庸朽所可堪任。況自涉春以來。衆病并作。氣滿力憊。殆不可支。其勢如此。以尸厚祿。則有食浮之憂。以任州事。則有官曠之責。計

臣之分。無一可爲。故願乞其不肖之身。休養歲月。而璽書繼至。訓勅加嚴。雖陛下示眷獎之意。始終不渝。而臣竊自度量。終難黽勉。以稱萬一。徬徨踟躇。不知所言。輒復干冒天威。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若獲寧瘳。願雖晚節末路。尙知補報。惟所驅策。豈敢辭免。除已具表。謹具筭子陳乞。臣無任。

五

臣某近四上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所乞。仍斷來章。螻蟻之微。頻煩寵諭。臣之懇誠。已具累表。愚衷激切。終冀矜從。伏念臣荷國厚恩。未報萬一。若非疾苦不能任事。豈敢數違訓勅。以自取逋慢之誅。但以病勢日增。雖外視形色。若無甚苦。而神耗于中。力憊于外。一有動作。卽不可支。思慮恍然。事多遺忘。以此居官。豈能塞責。且一方之任。非獨簿書獄訟在所省察。至於儆戒盜賊。輯安兵民。責在守臣。事實至重。此豈精神衰耗。體力疲憊之人。所可堪任。伏望陛下加惠留聽。察其所請。出於誠然。早賜開允。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陛下於任使之際。無曠官廢事之悔。臣愚不勝至願。謹復具筭子陳乞。臣無任。

求退筭子

臣伏奉手詔。令臣二十三日入見。臣明日當入見。然臣之懇款。具如前奏所陳。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實望聖慈。必賜矜從。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筭子四道

臣某衰疾疲曳。難於自力。于。恩。天。聽。至。于。三。四。逋。慢。訓。獎。臯。當。誅。殛。伏。奉。勅。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以。諭。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勳。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名。敢。此。叨。味。且。臣。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當。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隳。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任。冀。蒙。瘳。復。終。誓。糜。捐。所。有。勅。命。臣。未。敢。祇。受。除。已。具。表。謹。復。具。陳。乞。以。聞。干。忤。天。威。臣。無。任。

二

臣某伏奉詔書。不允所乞。祇荷聖訓。丁寧備至。非臣庸朽所可堪稱。伏自惟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里。乃分之宜。尙恃眷憐。私竊自恕。而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祿于外。於臣之義。媿負已多。而陛下乃欲使之兼將相之重。而處於此。雖仰戴恩德。爲至厚矣。而臣歷選前代。近至本朝。所以寵待勳舊之臣。無有斯比。況臣久尸重任。績効不昭。豈可度越前人。有此叨據。是且上虧陛下名器。不以假人之道。下傷愚臣知止之義。伏望特垂睿聽。早賜允從。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天下公論爲協。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三

臣某近以懇誠。上干天聽。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賚賜詔書。仍斷來章。臣以朴愚。久逋明命。臯譴之及。所不敢辭。而陛下加惠寬矜。慰喻備至。仰荷天地厚恩。非臣殞越所能報稱。然臣之懇懇。亦累具聞。分義既所

難受。臣亦何敢自己。竊惟人君之御臣。以其任隆而責重。故委之高爵重祿而無媿。此上下所以兩得而能治安也。今臣既以疲瘵退歸閭里。尚恃陛下眷存。謂其嘗預政事。有夙夜之微勤。故敢求以本官食宮觀之祿于外。已於理分爲所非宜。而陛下乃疏誤恩。使兼將相之重。臣愚不肖。病不任事。顧於陛下勵精求治之時。不能自力以裨補萬一。而坐尸名器。如此其厚。人臣之出力赴功。方任隆責重而有勳勞者。陛下將復何以處之。此臣所以不敢也。臣若苟貪仰副訓勅。而不知慮此。則非獨於臣私義無以自全。亦於國家大體所損非細。故復冒昧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始終念察。早賜聽許。則非獨臣爲幸。臣無任

四

臣某近再以懇誠上干睿聽。逋慢明訓。方虞譴謫。伏蒙天慈。特差臣弟某賚賜詔書。不允所乞。傳諭德意。撫存備厚。仰荷天地至恩。捐軀隕首。無以上報。伏自惟念臣以衰病無勞之身。特請于外。雖能爲上陳力。任一方之寄。以忝將相。尙爲非分。況今蒙恩寬假。得就燕閒。豈可坐而尸此。以養痾田里之中。此臣所以不敢忘止足之義。而自取辱殆也。所懷懇激。已具累奏。雖陛下申加獎勵。恩德有隆。而愚臣竊自揣稱。終無可以叨昧之理。伏望陛下俯垂閔察。早賜開允。則非獨臣爲幸。甚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宣諭蘇子元劄子

臣適已見蘇子元具宣聖旨。然兵事貴速。憂在失時。恐子元往不如期。郵行之疾。亦恐子元道路偶或有故稽留。則無及事。臣愚謂宜遞中賜郭逵等劄子。更錄付子元。令申諭曲折。

卷四十五

內制冊文 表本 青詞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內用寧。施及沖人。嗣膺歷服。燎禋有典。稱秩惟時。

郊祀皇地祇冊文

伏以大報于郊。有典咸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泰壇。義存一體。猥以沖眇。紹休前人。絜承昭事。不敢不察。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伏以命于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悖。人以永寧。陟配天郊。實存舊典。靈承圭薦。其敢忘初。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

伏以靈德在天。實基皇命。降依下土。臨況後人。方以眇躬。進承郊廟。神遊所御。獻享惟時。庶幾顧歆。永有蒙賴。

朝享仁宗皇帝冊文

伏以體道邁德。寵綏臣民。休嘉垂延。燕及于後。肆以寡昧。獲承郊宮。裸饋有儀。敢忘用舊。

朝享英宗皇帝冊文

伏以靈德美行。實兆初潛。神民所歆。寶命自至。祇紹考服。循而弗改。用謚土宇。以詒沖人。登祔新宮。歷茲嘉月。燎禋有舊。裸享惟時。

皇后冊文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尙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興王。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爾勵朕相。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臧哉。

先天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眇躬無似。實膺駿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蒙僊聖。俯監齋精。

天貺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靈命告休。嘉名紀節。用露熏之故事。酬乾施之至恩。仰賴監觀。俯垂歆祐。

降聖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昊天錫命。實佑永圖。良月御時。載臨嘉節。率循故事。升薦至誠。仰冀靈明。溥垂庇貺。冬至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四氣隨旋。一陽來復。仰瞻穹昊。祇薦芬香。所冀含生。並蒙垂福。

南郊青城皇帝問太皇太后皇太后聖體表

臣名言。自宮徂郊。夙夜祇事。方此寒沍。闕於定省。伏惟比日寢食宜加。

太皇太后回答皇帝問聖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祠郊宮。爲國大事。夙興夜寐。固已勤勞。勉慎節宜。以膺禧福。

皇太后回答太廟皇帝問聖體書

太后致書于皇帝。躬率羣臣。肇見祖考。孝思之至。何以自勝。尙慎與居。以保休福。

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宜祖諸陵等處表

伏以榆火戒時。柏城在望。薦豆籩之新物。弗獲躬親。象几席之平居。實存館御。蠲烝有舊。綦慕無窮。

寒食節起居諸陵昭憲等諸后表

伏以桐華伊始。火令載嚴。獲嗣慶圖。仰蒙慈庇。追淑靈而莫逮。歷時序以增思。

中元節三陵起居諸后表

伏以素秋伊始。華月旣盈。物御氣以夷傷。心感時而悽愴。伏惟尊謚皇后。惠風無斃。慈範有詒。猥以眇冲。仰承慶裕。瞻幽靈之所宅。結永慕之至懷。

八月一日永昭陵旦表

伏以暑往御時。宵中應律。載班秋朔。申薦廟嘗。伏惟尊諡皇帝。體道成乾。施仁應物。率土方涵於聖化。賓天遽愴於神遊。追龍駕於空衢。莫知所稅。瞻鳥耘之新隴。但有至懷。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仁宗皇帝旦表

伏以月乘該闕。時御閉藏。歲回薄以將更。物盛多而可享。恭惟尊諡皇帝。德符穹昊。功濟黎元。方求大隗之居。遂兆成周之葬。光靈在望。感惻交懷。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伏以日星隨旋。歲月從邁。物更收擗之候。人積悽愴之懷。恭惟尊諡皇帝。躬睿廣之材。撫休明之運。協九皇而高世。追三后之在天。方以眇躬。嗣膺神器。想威靈之如在。感氣序以增歎。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后陵表

伏以哀恫在疚。未盡通喪。弦晦如流。載更良月。恭惟尊諡皇后。降釐媿納。播美河洲。著慈範以如存。流徽音而可想。遡陵永望。感節深追。

冬至節上諸陵表

伏以氣復黃宮。晷移比陸。物驗土灰之應。官修雲物之占。恭惟尊號皇帝。睿廣應期。休明作乂。收功既往。垂範方來。感時序之變流。想威靈而慘結。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伏以四時交御。一氣潛萌。慶雖屬於履長。悲豈忘於追慕。恭惟尊諡皇后。升儷尊極。協成休明。德範有詒。方美王雎之摯。容衣不闕。尙瞻禴翟之華。永想光靈。詎勝摧感。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太祖諸帝表

伏以火禁肇修。春祺溥被。維是奉粢之禮。適當濡露之時。恭惟尊諡皇帝。德協上穹。功施後裔。懷神鄉而弗返。厥聖像以如存。朽慕威靈。載懷感忱。

中元節起居外州諸宮觀諸帝神御殿表

伏以夷則御辰。商聲甫協。望舒戒節。陰魄既盈。伏惟尊號皇帝。道邁往初。恩涵品彙。於屬車之所御。有原廟之舊儀。方此戒寒。豈勝追遠。

中元節起居諸陵表

伏以方秋厥初。既月之望。昊天始肅。繁露未晞。伏惟尊諡皇帝。若昔大猷。受天明命。躬有靈德。燕及後昆。猥以眇躬。紹膺慶緒。垂恩罔極。寧忘駿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蒙僊聖。俯鑒齋精。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

伏以徂歲如流。甫更良月。遺衣所御。實有經祠。方屬投艱。仰承錫羨。瞻威靈而如在。歷時序以增思。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伏以子位杓回。黃宮氣應。既兆天正之始。方扶陽律之微。恭惟尊號皇帝。體道邁仁。膺時建極。豫游所次。館御如存。撫時序之變更。仰威神而感惻。

先天節奏告仁宗皇帝表

伏以金氣御時。商聲應律。仰閱火流之速。俯沾露降之凄。伏惟仁宗皇帝功協聖謀。道侔乾則。垂至仁而丕冒。慶實無窮。感素節以深追。悲何有極。

南郊下元節更不於景靈宮朝拜奏告聖祖大帝表

伏以帝繫所元。僊遊如在。載更令節。當款殊庭。以卜禋祠。將陳裸獻。惟祭儀之難黷。冀神監之具昭。

南郊禮畢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伏以蠲烝廟祧。潔告郊時。實蒙芘貺。以獲顧歆。惟錫福之無窮。曷歸誠之有已。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英宗皇帝表

伏以膺命紹休。諏時協吉。告潔粢於廟室。奠嘉玉於郊丘。雖祇奉聖謨。獲無疆之慶賴。而深追神眷。重罔極之哀摧。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表

伏以慶靈回薄。永莛後昆。時序徂遷。奄更諱日。威神在望。感忱兼懷。

集禧觀開啓爲民祈福祈晴道場默表

伏以雨淫爲災。民用愁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靈明。遂蒙開霽。惟潔粢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寶命有詒。以自求而致福。至神無體。隨所感而應誠。祇奉靈科。實存故事。冀蒙垂福。俯暨含生。

延祥觀開啓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二道

伏以寶曆有詒。眇躬實嗣。獲承慈範。仰荷神休。方元命之在辰。按舊儀而庀事。庶蒙慶祐。永錫壽祺。

二

伏以聖功輔世。已大濟於艱虞。神道示人。用寵綏於祉福。敢因穀旦。祇奉靈科。冀大錫於壽祺。得永承於慈範。

崇先觀奉元殿開啓皇太后本命靈寶道場青詞

伏以克紹慶基。實蒙慈訓。遵茲元命。若昔宗祈。冀靈鑒之俯昭。垂壽祺之永錫。

靈釐內殿開啓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壇席盛陳。科儀肅設。眷言慈廕。祝此誕辰。永綏壽考之祺。上賴神靈之祐。

靈釐內殿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集黃冠之勝衆。仰紫極之真游。按用科儀。營祈祉福。仰求聰鑒。俯應誠心。

西太一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真聖在天。式序照臨之位。眇沖嗣歷。永惟顧復之恩。敢因誕毓之辰。祇薦熏修之事。仰祈眷祐。俯察傾輸。推純嘏以及親。與羣生而均貺。

龍圖閣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妙善可依。每俯從於誠悃。至恩難報。唯仰祝於壽祺。祇奉靈科。隆施淨供。上賴監歆之力。永綏顧復。

之慈。

廣聖宮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

伏以深追諱日。祇奉靈科。仰求神福之繁。率用邦儀之舊。永惟道廕。昭此誠祈。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順長羸之嘉月。按齋祓之靈科。庶用熏修。溥膺眷祐。精衷以薦。釐事既成。仰賴聖真。俯昭誠悃。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降年有永。實繇陰騭之功。嗣歷無疆。必謹靈承之志。帥時典故。若昔科儀。仰賴監觀。俯垂庇貺。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監觀在上。禳祝有儀。祇率舊章。仰祈況施。茂惟休福。俯逮烝黎。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臯月紀時。凱風應律。罄齋精而上禱。冀真聖之俯臨。永賴監觀。普垂庇祐。敢忘寅畏。仰答顧歆。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協用靈科。宗祈永命。惟神心之降格。獲釐事之告成。冀與羣元。並膺遐福。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

伏以欽柴宗祈。爲國大事。前期齋禱。舊典有稽。仰冀靈明。俯垂眷祐。

卷四十六

內制青詞 密詞 祝文 齋文

景靈宮三殿看經堂開啓中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三元令節。釐事有經。祇薦潔誠。宗祈祉福。仰絜庇貺。覃及庶黎。

景靈宮保寧閣下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殊廷外建。嘉節俯臨。夙設靈壇。蠲烝順祝。冀蒙眞聖。垂祐羣黎。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保夏道場青詞

伏以聖眞丕冒。品庶具依。當蕃啓之盛時。用熏修之故事。仰祈聰直。俯鑒齋精。溥垂庇祐之仁。申錫壽康之福。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

伏以像圖夙設。壇席載嚴。當此歲陰之交。率時禳祝之舊。仰惟庇貺。俯逮黎元。

集禧觀洪福殿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伏以旱暵成災。懼物生之疵癘。祓齋以禱。荷神睠之顧綏。載闢靈場。式陳昭報。尙冀涵濡之施。以終庇祐之仁。

在京諸宮觀景靈宮等處祈雪青詞

伏以華歲幾終。同雲未兆。物將疵癘。咎在眇沖。敢罄齋精。上求嘉應。冀蒙貺施。孚佑含生。

謝晴青詞

伏以密雲作雨。暘不時若。蒙神賜祐。蓄沴用除。奔走祓齋。以謝靈貺。祀儀有秩。不敢怠忘。

坊州秋祭聖祖大帝青詞

伏以祠城在望。御館如存。敢因擎斂之辰。祇用吉蠲之薦。冀蒙垂祐。俯賜降歆。

滄瀛州地震設醮青詞二道

伏以地德安靜。震非其常。陰陽厥愆。以告咎罰。禴禴有典。仰賴監歆。所冀方隅。具膺庇貺。

二

伏以自河以北。坤載不寧。敷置淨筵。以祈後福。仰惟皇覺。敷祐羣生。監此齋精。俯垂庇貺。

北嶽廟爲定州地震開啓祭禱道場青詞

恭以地職持載。靜惟其常。今茲震搖。以警不德。涉河而北。又用驚騷。惟嶽有神。茁綏厥壤。祓除祠館。按用祈儀。請命上靈。冀蒙孚佑。敢忘夤畏。以答眷歆。

集禧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伏以時在炎蒸。物方蕃祉。卽祠庭之精闕。竭清道之嚴祇。仰冀監觀。俯垂庇祐。具綏福履。申弭疾殃。覃及羣黎。永膺穡穀。

崇先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伏以眷祐無疆。熏修有舊。當朱明之紀候。祈蒼昊之垂仁。申錫休嘉。外覃品庶。敢忘靈承之志。永膺丕冒之恩。

延福宮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統洽后宮。協承先廟。誕辰俯及。釐事有常。惟萬德之博臨。冀百祥之永錫。

延福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協承寶命。恩維拊育之深。俯應羣情。法有揔持之妙。齋場夙設。慶事備終。敢祈西竺之威神。永佑東朝之福履。

金明池開啓謝雨道場密詞

伏以蕃啓在時。蘊隆爲虐。罄齋精而上禱。蒙膏潤之旁流。祇報靈休。式陳淨供。尙祈終賜。無使後艱。

興國寺開先殿奏告太祖皇帝孝明皇后祝文

伏以像設有嚴。神游所御。瞻衣冠而如在。懼風雨之弗除。庀事將興。涓辰旣吉。永賴靈明之鑒。俯昭忱惕之懷。

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祖太宗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告遷奉安還本殿之意

伏以殊庭有倫。館御如存。吉日旣蠲。繕修惟謹。式陳嘉薦。以妥明靈。

啓聖院永隆殿奏告太宗皇帝元德皇后祝文

伏以威神所感。營繕有期。考禮舊章。宜時潔告。茂惟靈德。俯鑒至懷。

太廟八室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祝文

伏以三歲一郊。實昭大報。前期潔告。國有故常。仰冀靈明。俯垂鑒祐。

諸皇后陵奏告謝南郊禮畢祝文

伏以禋饗郊宮。國之重事。唯蒙慈庇。以獲休成。筮祝有經。敢忘用舊。

景靈宮英德殿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先聖舊祠。祖宗所御。嗣興寶構。追奉靈游。諏日既嘉。具儀以妥。祖惟在上。永保厥寧。

天章閣延昌殿權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相名山於洛宅。既兆寢園。倣原廟於漢儀。將遷館御。潔除祕宇。嚴奉睟容。冀靈躡之少安。副衷情之罔極。

西京應天禪院圻修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廟刹有嚴。威神所御。將改新於寶構。永欽奉於睟容。仰冀靈明。俯垂鑒佑。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伏以欽奉僊遊。肇營寶構。舉修梁而揆日。具蠲餼以寧神。祓此後艱。仰繫大祐。

慈孝寺崇真彰德殿爲經霖雨垂脊脫落奏告祝文

伏以雨淫告災。垣屋或壞。惟神所御。有圯弗支。諏用靈辰。改新厥構。蠲爲祇薦。於禮有常。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告祝文

伏以三歲一郊。祖宗成法。靈明所御。繪飾有時。方此僦工。禮當潔告。

西太一宮立秋祝文

伏以候火既流。占灰甫應。眞游所御。靈時具存。率循舊章。作薦常事。仰祈錫福。大庇含生。

中太一宮立冬祝文

伏以館御國郊。庇賜天物。祠宮筴祝。在禮有初。涓選吉時。作薦常事。敢祈孚祐。施及羣黎。

九宮貴神祝文

伏以卜用靈辰。躬修禋享。清壇所兆。潔告有常。

景靈宮里域眞官祝文

伏以宗祈陽郊。祇見神祖。葆茲淨域。夙賴眞靈。祇率舊章。式陳嘉薦。

天地社稷宮觀等處祈晴青詞祝文

積陰爲沴。淫雨弗止。蕩決漂墊。將爲民菑。懼德不類。以干咎罰。是用齋戒。宗祈明靈。冀蒙垂矜。遂獲開霽。休嘉之錫。實被含生。

五嶽四瀆諸廟祈晴祝文

淫雨弗止。將爲民菑。懼德不孚。以罹咎罰。是用奔走。禱於明神。惟神監觀。惠以時暘。非民獨蒙嘉福。神亦永有休享。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伏以自河以北。陽出鎮陰。人用不寧。咎由菲德。永惟聰直。庇祐一方。祇飭使人齋精以禱。尙蒙歆鑒。無有後艱。

文德殿告遷御容祝文

伏以綬冠卽事。喪紀有終。黼座厥神。哀懷靡極。度新宮而館御。諏吉日以徂遷。式冀靈明。永歆豐潔。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祝壽諷孔雀明王經齋文

伏以祀兆方嚴。齋場夙設。實延淨衆。開誦梵文。既蒙大施之仁。助錫丕平之福。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祝壽諷法華經齋文

伏以帷宮既具。皇邸將臨。發誦祕文。施其景福。仰惟覺慈之覆。俯綏禋享之成。

五臺開啓南郊禮畢道場齋文

伏以靈承在上。懼休命之難口。大報於郊。惟盛儀之獲口。祇循故事。恪報厥成。仰賴顧歆。終垂庇貺。

內中延福宮性智殿開啓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齋文

伏以大陰協兆。良月御時。猥以眇躬。獲承慈範。敢因穀旦。祇集勝緣。實賴等慈。具綏景福。

十月一日永昭陵下宮開啓資薦仁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大明光藏。上智之所發揮。妙摠持門。羣靈之所歸賴。歲陰逝矣。陵闕超然。憑淨衆以有所。冀真遊之

無礙。

福寧殿開啓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憑几之言未遠。滌場之候更新。摧慕安窮。攀號靡及。旁招淨衆。歸誠甘露之門。仰祝靈游。取證法雲

之地。

中元節福寧殿水陸道場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正等上緣含生永賴薦龍施之淨供。助宿植於神游。仰冀靈明。俯昭哀懇。

萬壽觀廣愛殿資薦章惠皇太后忌辰道場齋文

伏以諱日俯臨。祠庭外闕。遴柬黃冠之衆。宗祈紫極之神。按用前科。追營後福。庶超升之莫禦。繫庇貺之有加。

天章閣延昌殿開啓權奉安英宗皇帝御容道場齋文

伏以翠旄所御。玉色如存。將改涖於清閒。少卽安於祕近。旁招淨衆。仰助勝緣。憑妙覺之摠持。冀皇靈之升濟。

溫成皇后陵獻殿內開啓冬節道場齋文

伏以光靈所宅。崇奉有儀。因令節以熏修。冀貝乘之祈助。仰希錫福。俯逮含生。

金明池上開啓祈雨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肅設祠壇。宗祈解澤。膏潤之祥甫兆。口炎之懼更深。實恃靈明。厚矜黎庶。遂令沾足。用格豐穰。

金明池上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告罰。將害粢盛。夙設靈場。載祈膏澤。神休既格。昭報有儀。尙惟孚佑之仁。終保嘉生之享。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

伏以歲序就窮。尙愆嘉雪。能仁應世。閱此含生。冀佑上靈。錫之休證。式陳淨供。以告齋誠。

泗州塔謝晴齋文

天菑於民。淫雨不止。祓除齋戒。並走以祈。實蒙等慈。俯應誠悃。永惟庇貺。其敢弭忘。

後苑天王殿圻修了畢齋文

伏以擬辰居之奧密。飭祆像之嚴威。繕治告功。祓齋祈福。庶憑至善。永保多盤。

卷四十七

內制詔書

勅榜交趾

勅交州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高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徵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

提轉考課勅詞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勅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宣以勵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而正。考慎其實。與士大夫宣力於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幸爲姦。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祇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韓琦加恩制

門下朕祇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孚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問朝廷之兩社。揉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臧。器寶加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卽蕃屏之安。衡紉紘。備三公服飾之盛。臺兜戟。纛兼大將威儀之多。序績旣崇。修方彌謹。協成宗祈之禮。與有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徽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獎王室。往惟勵翼。服此褻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國公充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李璋加恩制

門下。朕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褒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衛功臣。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李璋世載忠善。躬服儉勤。以后家之洪支。爲帝室之隆棟。入總營衛。則兵師無譁。出乘蕃維。則吏屬不怠。近付京都之籥。外更方鎮之旄。貢職惟修。祀儀獲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疇服采之勤。其協勸兼之典。於戲。富貴有危溢之可戒。祿位匪侈驕之與期。圖惟慶譽之終。尙協龍光之施。可特授依前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翊衛忠果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制

門下。朕裸獻廟室。燎禋郊丘。內蒙祖考之居歆。外獲神祇之顧饗。嘉我近屬。與有陪輔之勞。揚於大庭。使膺褒顯之福。具官某。德義自表。爵齒兼尊。魁然肅艾之材。尙矣神靈之胄。世承厥慶。有跗萼之芬華。朝賴以寧。若翰蕃之嚴密。乃相肆祀。實綏思成。進加奠食之封。申錫詔功之號。於戲。孝恭可以儀宗室。信厚可以化邦人。匪時親賢。孰朕承翼。往肩寵獎。尙協榮懷。可。

李日尊加恩制

門下。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祇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於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戴。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日尊。躬懷德善。世

濟忠勤。奠茲南邦。居有扞城之效。衛我中國。使無疆場之虞。賜之大將之旄。胙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知欣戴於寵章。來獻其琛。用協成於熙事。陪敦采邑。褒進文階。載加真食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人之所取。惟怙冒於王靈。國以永存。顧循守於侯度。率時新命。保乃舊邦。可。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伏以廟饗蠲烝。郊柴昭報。仰格神靈之饗。俯均夷夏之歡。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協欽明。德兼神武。攬御今之皇策。考嚴上之帝儀。祲威盛容。茂實存乎六世。恩典徽數。賚并及於萬方。妾備數先朝。叨榮中禁。親逢累洽。竊用交欣。妾無任。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伏以靈承廟祐。祇載郊丘。既來萬國之歡。遂格三靈之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徇齊成性。睿廣膺期。神罔時恫。方紹休於大業。聖爲能饗。乃獲考於上儀。妾逮侍先朝。親逢盛事。觀瞻有煒。欣賴實多。妾無任。

賜太子太傅致仕梁適太子太師致仕張昇特赴闕南郊陪位詔

朕肇稱圭幣。祇見郊宮。嘉得萬國之歡心。以承配天之大事。永念元老。著勳先朝。當與辟公。序于祠位。冀能顯相。綏我休成。可發來赴闕南郊陪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允太子太傅致仕梁適陳乞不赴南郊陪位詔

勅梁適。省所上表。遞到詔書一道。令臣赴闕陪位者。臣以久病不獲。夷走前去事。具悉。朕肅將圭幣。祇見郊丘。嘉與舊臣。協承熙事。乃聞疾旅。力尙憊。優老寵賢。義誠難強。

賜允太子太師致仕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

勅張昇郊丘大事羣辟具來。舊老元勳所宜顯相。乃以疾苦制於朕心。尙慎興居。以膺康福。

賜宣徽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乞南郊赴闕不允詔

勅拱辰朕嗣命典神。肇稱吉禮。稽循故事。不敢愆忘。卿既率貢職以來。助祭。又求入覲陪侍郊宮。緬彼都畿。方須鎮撫。永惟重寄。難徇至懷。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乞相州詔

勅韓琦。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屏扞一方。寄重任隆。羣臣莫比。雖罹疾疾。冀卽有瘳。而章書頻頻。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遇有加。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懇惻。姑卽便安。

賜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再乞相州詔

卿當國家之多難。任社稷之至憂。實能忠勤。以濟勳績。方均逸豫。適此外虞。煩我元功。良非得已。亦惟體國義不辭勞。今雖尙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坐臨諸帥。固可優游。何必舊邦。乃能休養。勉綏居息。以副倚毗。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詔

便道之饋。朝廷故常。來朝京師。朕意所欲。使事曲折。既當聞知。忠言嘉謨。又所飢渴。雖知勤勤。可不勉哉。

賜韓琦依所乞詔

勅韓琦。奏乞由河陰本路赴相州。安泊骨肉。行李訖徑。乘遞馬赴闕朝見。奏事訖還。赴本任。稍從私便事。

具悉。舊德元功。久於方面。嘉言讜論。所欲亟聞。其來造朝。然後之鎮。義當黽勉。無或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乞相州舊任不允詔三道

勅韓琦。卿明德茂勳。具書帝籍。祖考所付。以屏毗朕躬。比辭國均。已會邊隙。故煩元老。屬此憂勤。今羌雖來柔疆。事多弛經營。科治改命爲難。莫府坐籌。制其大略。雖聞稍憊。冀可少安。義有固然。朕言無戲。

二

勅韓琦。羌夷變態。未易究知。邊塞繕完。所宜申飭。以卿望實。分朕顧憂。當并羣策。以有爲。遂措一方於無事。乃來告疾。冀得燕閒。主爾忘身。忠賢之義。勉膺重寄。務體至懷。

三

勅韓琦。卿茂德雋功。朝廷所賴。方解政幾之劇。重分疆事之憂。種落綏和。會渠嚮順。永惟邊鎮。猶恃老成。所須經武之遠謀。及此暇時。而備豫當思。體國無卻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乞致仕不允詔

勅韓琦。朕初嗣位。不敢暇逸。惟畏天命。亦惟閔民。蠢茲一方。尙戒羌夷。制變備豫。扞菑禦侮。庶幾元老。克協朕心。若其憚勤。誰與謀此。勉祗厥服用。副至懷。

賜判承興軍韓琦湯藥詔

勅韓琦。任隆三事。寄重一方。比聞經制之勞。或爽節宣之序。特馳使傳。往喻朕懷。宜有分頒。以資衛養。

賜允觀文殿學士尙書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

卿翊朕祖考功。施於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賢體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卽所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乞致仕不允詔

勅富弼。卿忠純亮直。爲國元老。朕所恃賴。急於典刑。優游小邦。足以養疾。冀綏福履。來副詢謀。何必言歸。以孤眷囑。

賜判汝州富弼乞假養疾詔

眷我元老。數更悲傷。比飭使人往宣至意。乃觀來諗。未卽康寧。姑順誠懷。勉綏吉祿。

賜判汝州富弼乞赴安州避災養疾詔

比飭使人具宣至意。就令賜告。冀遂寧瘳。卿嚴祗朕命。不敢遑息。顧念吏卒。閱其滯留。觸熱載馳。用忘勤勩。恭以事上。卿實有之仁及賤微。又能如此。忠誠所惻。豈獨朕心。從容小邦。姑以養福。勉綏吉祿。毋恤後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二道

勅富弼。卿中解政機。外分符守。久於窮僻。衛養或愆。優遊京師。可以治疾。謂當趣駕。以副虛懷。

二

勅富弼。久解政機。薦分符守。元功茂德。朕所注心。渴聞嘉猷。以輔不逮。

賜富弼赴闕并茶藥詔

勅富弼。適自州藩來還朝位。眷馳驅之良苦。懼衛養之或愆。當有寵頒。以昭勤佇。

賜判汝州富弼辭免南郊禮畢支賜詔

勅富弼。省所奏免南郊支賜。受釐於神。賚及蠻貊。卿勳德兼茂。中外具瞻。恩典所加。當先羣辟。區區一賜。何足以辭。當驗眷懷。共膺貺施。

賜宰相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賚不允詔

勅公亮等。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受或辭。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貴賤有差。勢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勳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刑部尙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升之。設都置守。綏御一方。付得其材。乃能往。卿嘉謀美績。簡在朕心。選於羣臣。用有畀屬。申明紀律。臨制事幾。中外踐更。效皆已試。勉祇厥服。於義爲宜。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赴闕朝見茶藥詔

勅升之。往司官鑰。來次郊闔。炎敲之序未徂。跋涉之勤已至。當馳榮賜。以示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歐陽修上表奏乞致仕不允詔

勅修。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尙難之。況年非告老之時。而勳在受遺之籍。不留屏輔。人謂斯何。姑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知亳州歐陽修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勅修。卿勲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里爲歸。豈朕視遇故老。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至意。莫知所言。惟於勉留實副勤佇。

賜知亳州歐陽修第三表並筭子陳乞致仕不允詔

勅修。省所三上表。並筭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翊戴三朝。清明諒直。有言有績。著在朕心。重違勤求。外寄藩屏。邦之雋老。不以遐遺。所冀輸誠。常存帝室。而納祿與職。至於再三。雖潔身之風。可激貪冒。顧許國之義。未協忠嘉。姑體眷懷。勉膺圖任。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兵部尙書歐陽修辭知青州不允詔二道

勅修。海岱名都。太公舊履。鎮撫一路。朕難其材。卿實元勳。以忠許國。謂當亟往。臥以治之。冀能優遊。寧此東土。

二

勅修。卿純誠直諫。中外所知。辭祿就閑。志非有激。進官治劇。義乃無嫌。矧茲東州。可以居息。方之守亳。勞逸殆均。朕命惟行。謂當過往。

賜答曾公亮詔

旨裁變異。以戒人君。推之股肱。朕所不取。元勳舊德。實賴交修。譴告之來。必緣象類。明喻朕志。使當天心。庶幾君臣並受遐福。不務出此而果於辭讓。是惟保身。豈曰謀國。

賜張方平免特支請俸詔

勅方平。省所奏。劄子陳免特支請俸事。具悉。卿躬肅艾之材。豫辯章之論。致喪無貳。雖非謀國之時。班祿有差。是乃養賢之意。抗言來諗。引義甚明。重鑿素懷。姑循近制。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邵亢乞郡詔

勅邵亢。卿先帝所命。以翊朕躬。升執事樞。方觀勳效。遽欲辭位。殆非所宜。衛養少愆。何憂不已。勉共厥服。思協朕心。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勅從式。卿躬雋乂之材。出神明之胄。選於宗室。則屬近而行尊。聞在朝廷。又年高而德邵。膺茲褒顯。人以爲宜。勉服官封。永綏吉祿。

賜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茶藥詔

卿方用時材。出分帥路。適茲寒苦。良已勤勞。特推撫賜之恩。以示矜懷之意。

賜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蔡挺獎諭詔

封疆之虞。責在將帥。厥有績效。不忘於心。卿久以才稱。外分方任。乘機踐事。能兆厥謀。板築告功。於疆就募。保彼居圉。可無後憂。倚言若茲。朕所嘉歎。

賜知唐州光祿卿高賦獎諭詔

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尙思之。卿招懷飢流。墾闢荒梗。繕修陂塢。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逮

此閱奏歎美。不忘於心。

卷四十八

內制詔書 批答 口宣

賜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齊恢獎諭詔

勅齊恢。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具悉。卿以才被選。典領祥刑。蔽罪讞疑。遂無留獄。囿空之隆。朕庶幾焉。閱奏歎嘉。不忘乃績。

又賜知審刑院齊恢獎諭詔

勅齊恢。狂獄之留。易以爲戒。卿躬有美行。服在近班。典茲祥刑。致用明慎。濟之敏給。廷讞用空。吏稱厥官。朕心所喜。

賜勅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勅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狂獄。汝等並膺選擢。任在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尙。不忘於懷。

又賜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勅趙文昌等。四方罪獄常患稽留。豈唯吁嗟。或以庾死。汝等能勤且敏。論讞用單。閱奏念勞。朕心以喜。

賜勅獎諭權大理寺少卿蔡冠卿

勅蔡冠卿。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天下之獄。決於大理。汝能審克。丕蔽厥成。來謝之疑。遂無留者。惟明以敏。朕實汝嘉。

賜特放諫議大夫知潭州燕度待罪詔

卿受命方隅。助宣德化。姦凶弗率。乃觸大誅。引慝自歸。謂當譴黜。萬方有罪。責在朕躬。雖爾長民。豈專任此。

賜外任臣寮進奉功德疏

卿方以時材。外分邦寄。備修禋事。來會誕辰。廣伽梵之勝緣。協華封之善意。載惟勤至。良用歎嘉。

賜特放知成德軍韓贄待罪詔

夫婦相殘。政之大恥。引愆自劾。於義爲宜。然德化之美。厥成在久。任斯責者。豈特長然。

賜特放懷州傅卞待罪詔

勅傅卞。先王教民。長幼有序。厥或不率。歸之義刑。卿受任方州。罪人旣得。閔斯弗迪。引責在躬。美俗之成。蓋非朝夕。一夫抵冒。未足以言。

賜答德妃苗氏賀南郊禮畢詔

勅德妃苗氏。列職內官。逮承先帝。祀儀獲考。慶慰惟均。比覽奏陳。具昭誠意。

賜答修儀楊氏等馮翊郡君連氏等賀南郊禮畢詔

勅修儀楊氏。舊繇德選。列職禁闈。釐事之成。實均慶賴。摛文贊喜。良慰朕心。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勅卿以膚使之才。將善鄰之禮。川塗悠遠。風氣沍寒。永念馳驅。當加勞賜。

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夙賀使車。遠將信幣。方茲寒溼。固已勤勞。宜申諭於至懷。仍就加於寵錫。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勅卿奉將書幣。更涉川途。方茲沍寒。久於勤勩。宜加勞賜。以示眷存。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將幣造朝。方申舊好。建醴取道。適會祁寒。永惟跋涉之勞。當有匪頒之寵。

皇帝問候大遼皇帝書

嘉生備舍。華歲幾終。惟素講於鄰懽。想具膺於時福。彌加葆衛。永御吉康。

皇帝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玉燭告和。方御閉藏之候。椒庭集慶。載臨誕毓之辰。具飭使車。肅將禮幣。式脩舊好。申祝永年。

賜南平王李日尊加恩告勅書

勅南平王日尊。朕躬執圭幣。禮成郊丘。無有遠邇。並膺休福。卿鎮撫南服。功昭于時。乃眷忠勤。尙加褒顯。

永肩臣節。茂對寵章。

賜溪洞知蔣州田元宗等進奉助南郊并賀冬賀正勅書
勅田元宗附綏種落葆衛疆陲能來獻琛以贊釐事忠勤之意良有可嘉

賜占城蕃王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勅書

勅卿世荷百祿躬有一邦雖道阻荒遐而志存欽順具書遣使航海獻琛載念忠勤豈忘歎尙因加褒賜式示眷懷

批答文武百寮會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一表不允

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修以熙衆治羣公卿士外暨庶黎欲舉鴻名措之眇質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揣實揆時朕猶不取

批答文武百寮會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二表不允

王者奉元以先後天時憲道以始終人事以文制禮作樂以武戢兵豐財以成萬物之性爲仁以得四海之心爲孝惟聖時克朕無能焉被之此名祇有慙德矧家多難創鉅未夷備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顯良非本懷

批答宰臣會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乾象粲然官占以告壽祺之應於傳有稽卿等寅亮帝工阜成邦采摛文告慶歸福朕躬書瑞史篇已循故事星隆曷德尙賴交修

批答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穹旻見象。以告壽昌。嘉與臣民。並膺茲福。卿等進繇德選。登翊事樞。敷奏兆祥。請書史策。忠嘉之意。朕所不忘。

批答富弼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乎己。有經邦信時之業。而用未究其能。夫蓄久而積博者。施之無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此朕所以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姦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弗及。處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度於心。外詢于衆。自謂有得。卿其何辭。

批答不允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辭免恩命第一表

卿相予祠事。既獲休成。膺國寵章。所宜祇受。苟爲謙避。未協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恩命第二表仍斷來章

卿位重朝廷。望隆宗室。駿奔郊廟。助朕休成。受錫爲宜。可無確避。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之。受釐于神。人與有慶。矧惟近屬。德齒兼尊。膺此褒嘉。於事爲稱。往其祇命。以副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之。古者賑膳之福。與同姓共之。矧茲大賚。外及蠻貊。爲吾近屬。相協休成。恩典所加。豈容固避。

批答樞密副使韓絳邵亢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等辭免恩命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祭有惠術。賚及庶黎。矧吾政事之臣。當在褒揚之首。膺斯恩典。於體爲宜。毋或終辭。以勤訓告。

批答韓絳邵亢陳升之等辭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卿等位爲臣宗躬相祠事膺斯褒顯於體爲宜往服寵章可無謙避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

有制朕升禋泰時登就吉儀駐蹕端門布宣惠澤臣鄰協豫黎庶交欣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裸獻清廟燎禋泰壇協相祀儀既嘉勤績旅陳賀禮彌見歡誠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樞密使以下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親稱幣玉祇見郊宮能底熙成實繇顯相羣靈率頌黎獻交欣朕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賜皇伯祖東平郡王允弼生日口宣

有勅卿齒尊德茂屬近位崇惟時獻歲之期實兆元精之慶當加好賜以助燕私

賜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口宣

有勅朕躬率百辟褒封萬靈乃眷親賢實陪大事當懋寵嘉之數以昭褒錫之恩

賜皇弟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地親魯衛德茂間平方誕毓之嘉辰有匪頒之故事當馳膚使往喻隆恩

賜皇弟高密郡王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德名方邵爵寵兼崇誕毓之辰甫當穀旦匪頒之禮式示至恩

賜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加恩口宣

有勅。卿位高朝廷。德茂百辟。相子釐事。厥有成勞。膺國寵章。是爲常典。

賜判永興軍韓琦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位重將旄。望隆宰席。方懋蕃官之績。載臨誕毓之辰。常有匪頒。以昭眷遇。

賜樞密使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生日。差內臣賜羊酒米麵等口宣

有勅。卿明謨經國。碩望冠朝。方茲誕育之辰。宜有燕私之禮。當加賜賚。以示眷懷。

賜文彥博生日。差男押賜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才隆國棟。位極臣宗。惟時盈月之良。實兆元精之慶。載臨穀旦。當致異恩。

賜樞密使呂公弼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爲皇世臣。掌國幾命。門弧告慶。是謂嘉時。臺餽致恩。式昭厚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富弼赴闕茶藥口宣

有勅。卿久辭劇位。外寄方州。惟召節之既嚴。想朝旂之甚邇。宜頒珍劑。以喻至懷。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富弼湯藥并賜詔口宣

有勅。卿屏翰元功。台衡舊德。數更悲釁。有惻朕心。因喻至懷。宜頒珍劑。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赴闕朝見并賜茶藥口宣

有勅。卿擁節過都。破關請覲。方茲炎溽。固已勤勞。當有匪頒。以資輔養。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判汝州富弼加恩口宣

有勅。卿望隆時棟。德茂臣宗。方茲釐事之成。爰有命書之賜。往膺褒顯。當體眷懷。

撫問判永興軍韓琦口宣

有勅。卿內辭鼎軸。出撫方垂。載惟蒞事之勤。宜饗齎神之福。特申勞問。以示眷懷。

撫問觀文殿學士陳升之兼賜夏藥口宣

有勅。卿久參台路。方部將符。輯瑞之來。虛懷以竚。宜加勞賜。式示眷存。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並膺廷選。外寄邊虞。永念撫循。備更勞勩。方茲妍暖。宜各寧安。

撫問延州沿邊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並因材選。外寄邊虞。方履盛秋。想膺多福。特申撫喻。當體顧懷。

撫問河北西路臣寮兼賜夏藥口宣

有勅。卿等時方鬱蒸。氣或疵癘。永惟黎獻。方寄外憂。當有分頒。以助調養。

撫問并代州路臣寮并將校口宣

有勅。卿等方以材能外分寄屬。當此沍寒之極。永惟勞勩之多。當飭使人。往宣朕意。

撫問高陽關路倭散諸軍特支銀鞋錢并傳宣撫問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各以選掄外膺寄屬。比更時序。邈在邊防。永懷扞禦之勞。當致拊循之意。

撫問送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沿路相逢賀大遼皇太后皇帝生辰使副口宣
有勅卿等抗禮出聘擁傳還朝方春尙寒涉道良苦當加撫勞以示眷懷

撫問雄州白溝驛賜北朝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並膺朝選實構鄰歡擁節在疆方豫稱觴之禮馳軺喻指姑推折俎之恩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已下生餼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鄰聘來會歲元永懷跋涉之勞宜有餼牽之禮式昭勤遇當體誠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却迴瀛州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書幣既獲驩成跋涉川途固更勤勩宜頒燕衍以示眷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見訖就驛賜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鄰聘夙駕使軺既造見於闕庭方卽安於舍館宜加好賜以致誠懷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迴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奉幣造朝抗禮歸國緬懷使節方次都畿特示燕私以將勤遇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迴御筵兼撫問口宣

有勅卿等抗禮歸國總轡在疆方茲炎敵亦既勤勩就頒燕衍式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迴朝辭訖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聘禮來會誕期惟鄰好之踐脩嘉使容之飭備當申頒賚以侑燕私

賜真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口宣

有勅。卿等水澤將堅。風飄載厲。永懷黎獻。方寄外憂。當飭使軺。就頒篋服。

賜召學士馮京入院口宣

有勅。卿文備國華。學該世務。祥琴既御。吉服以朝。宜復禁塗。往供辭職。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

有勅。卿夙稱才敏。久擅文華。當解風憲之嚴。以豫論思之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4123B



~~15872~~